



春融堂集



~ 16
2691
9



昭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購求

春融堂集卷之十

春融堂集卷之十

青浦王昶

昶

德甫

固窮賦

嗟浮生之靡託兮等孤雲之無依掩華門而塞甕牖兮獨廓
處於河麋幾三旬而九食兮雖乞米其焉施旣嗥爾之弗屑
兮守季女之斯飢視種種之橫目兮僉酣豢於輕肥曾不如
肖翹而喘奕兮迺自獲其生機矧四時之平分兮邁懷秋之
爲厲玉衡行指夫孟冬兮覩百卉之具萎先肅之以寒露兮
又嚴霜之堪畏槁葉愍其盈階兮亦蘭凋而菊悴孤蜚咽而
不明兮征鴻斷而遙唳風堀堞以勃鬱兮將墜戶而何濟羌
提衿而見肘兮亦納履而躡決顧懸鶉之百結兮想焚糠其

1008
e

無術肆僇發之日甚兮復因之以痼疾彼水帝子之不肖兮
莽憑陵而難詰午則墜於凌陰兮夕又藝之温室入膏肓而
見濕灰兮魂煢煢而若失念送窮而莫之送兮欲驅鬼而無
由驅夜輾轉以反側兮眇徐徐而于于有裹飯之良友兮乃
睽隔于一隅盍問天而搶地兮泄衷曲之煩紆惟高堂之聖
善兮勗好修以爲先曰大造之馮生兮詎榮悴之有偏曲肱
適以樂孔兮陋巷乃以鑄顏釜魚稱于史雲兮瓜牛傳於孝
然苦節奚不可貞兮在義命之所安謹長跼以受教兮忽形
開而神釋企先民而見程兮甘寒士之失職覽圖史之盈前
兮激歌聲於金石曰味道而飽德兮勉藏修而游息掃俗情
之鞿轡兮還沖襟之淵默永積雪而斲冰兮媿歲寒於松柏

陸機宅賦

望秋巒之婉變兮溯谷水於五茸紛叢林之掩靄兮巨浦激
之交通想昔賢之厝此兮構軒宇之巖窈嗟歷年之久遠兮
漫烟草與霜蓬西風颯其颯舉兮軫弔古之盈胸惟討逆之
乘時兮繼紫髯於江汜挺公瑾之雄烈兮佐以魯呂之英偉
暨昭侯之父于兮更鷹揚而虎視及柱石之淪亡兮數乃終
於天璽伊二俊之篤生兮鍾邁世之奇姿曾筮仕於牙將兮
固宜閔恤於黍離何單車而入洛兮覲壯武之見知荀隱肆
以狎侮兮盧志逞其嘲譏覩暴朝之贅亂兮寧不悟往者之
已非感濡沫於成都兮抗皇輿而弗察美南征而作賦兮兆
牙旗之忽折長史萋菲於前兮闔豎從而詆訐踐妖夢于黑
幘兮寄悲思於白衿惜棣萼之同歸兮違保身之明哲彼夫
念家鄉之景物兮有步兵之先還顧榮勗以引退兮孫惠詔

以辭權知道家之所忌兮向統率夫師干雲蒙蒙而晝曠兮
雪平地而覆震懸圃隕其積玉兮空行路之銜冤聞墟墓之
可尊兮封馬鬣而未煨何書堂之久傾兮罕遺基之可紀天
疏詩蕭條讀書處遺跡尚堪尋緬積學而閉門兮互參稽於道藝允龍駒而
鳳雛兮慨功名之為厲鶴唳慘其難聞兮問黃耳而誰寄固
才地之未可憑兮詎時艱之易濟羌捷徑而窘步兮掩予襟
以流涕庶後來之可鑒兮謝繁情於臚仕

聖駕再幸江南賦 謹序

蓋聞洪鈞運於穆不已之功至聖懋日進无疆之德於是省
方設教有孚惠心勿憚再三以綏我婦子以穀我士女故崇
禧茂典銘金石播雅頌焉鴻惟我 國家參天兩地久安長
治

皇上純熙大介登三咸五大庭栗陸之紀蔑以尙諸茲又再

舉 時巡纘

祖烈廣

慈惠軫輿情

和鑾將駕海隅日出之邦疇不山呼草偃重

迈

天子之光矧

臣

釋褐通籍霑被

優渥宜與春禽時鳥蹈詠

盛軌昔司馬相如崔駰鋪張美富或失之靡今 臣作賦一

篇上獻

行殿雖未踵趾前哲要以其事實其文質庶幾導

揚

至德要道風示海寓用徵信於萬禩

惟我

乘五帝夫甲甲奉

皇上御極二十有一載歲直丁丑六字寧謐八荒康阜一莖
六穗之瑞徧封圻雙觥共抵之祥育林藪諸福之物鱗至麇

走昭示嘉貺溥及九有於是南都黎庶人足家給謂曩者歲陽重光歲陰汴協我

皇上乘元正布先甲用奉

懿懽以纂

祖法展義巡方上紹鴻業

湛恩霽霽若風渙而雨集爰計其時六載而匝蚩氓日夜延矚而尙未見新命之浹也敬

稽

聖祖六幸江鄉蓋俯念我三吳士庶情殷於瞻雲就日而志篤於揚烈觀光是以省方鉅典大書不一書百姓呀呷踴躍匍匐奔趨仰日月之光華挾雨露之膏腴迄今父老傳述猶津津輔頰而勿渝焉矧聞古有虞氏五載一巡徧於方岳蒼姬御錄厥數維均茲距辛巳正翠嬀再巡之辰宏庥大典曠

然弗陳羣志曷以慰而下情奚以伸且我

皇上豐功駿烈萬倍邃初惟準噶爾鑿齒窳窳濟惡蠢動宥死稽誅邇者吳巴什衆懷仁送款命偏師以驅之阿睦爾撒納走殪達瓦齊就俘今茲二萬里外皆列我戎邏蓬旂不極威稜遐播西濠屢捷聞於江左我百姓冀於車塵馬足閒申愛戴而致祝賀也稽首大吏慚以上聞於是

帝心俞頌絲綸擇攝提格月青龍在寅載觀二男五女之盛重莅乎三江五湖之濱維時盛德在木日麗奎宿東風解凍律中太族

天子由青陽颺金奏奉

安輿頌

慈壽鸞輅陳蒼龍輅先貨積欠協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之隆

繼陳烟火示

璇闈錫福同民借樂之懋由是望於秦岱禮於泉林厯孫家
集之漫溢濬荆山橋之深潯閱中河而魚龍攸伏按蔀屋而
鴻雁無吟登乎安福之艫濟乎清淮之浦臺旣經乎文游
寺亦陟夫香埠天寧之僧梵遙聞平山之官梅欲吐松寥浮
玉胥浪細而波融瓜步京江更風恬而日煦攬曲阿之烟巒
睇蘭陵之雲樹爰戾止於姑胥駐九旂之容與懿此名區
首標虎阜石湖遠而按藍支硎近而擢秀穹窿則琳宇凌霞
光福則玉花盈岫閣因聽雪而淙潺榭以臨湖而延袤忽萬
笏之參天緬名臣之如覲表高義之名園勗流風於醇厚迺
句吳之舊俗率侈麗以相先閭里以紛華表愛戴牧守以藻
飾明恭虔瓊楹鉛砌玳碣雲枿結絲繩之緋纒懸文繡之聯

絲樓三重以晃朗銚五色而翾躡合六街以鼇怵擁天驥
而弗前杼媚茲之積愆洵繼盛而爭妍於是乘輿臨之穆
然有深計焉謂綺麗弗可日增而豐稔弗能屢冀也長吏以
愛民爲經細民以節用爲貴重農桑斯衣食盈甘儉樸斯日
用遂布帛菽粟立其恒孝弟廉恥厚其治凡所垂訓於臣民
一如初巡之深至維時祥霏藹藹靈雨其濛天桃灼以含
潤垂柳依而嚮風麥如雲而登穰秧如毯而抽叢鳥翩翩
於邨舍桑扈習習於牆墉
慈闈俛視以色喜

宸襟遐矚而意冲將徐次于於越逮醲化於瀾東蓋禮樂制
度之咸正量衡律度之綦同茂典婉古而益晉殊恩較往
而彌崇斯擊壤謳吟所莫罄而珥筆廣颺所罕窮矣乃復系

以辭曰

粵惟揚州厥土泥塗厥賦土上神倉是輸厥性柔順愛戴是孚厥情侈麗以博 歡娛昔頌

仁祖恩澤之濡近仰

文母福德之敷 六飛戾止曰紹鴻圖呼嵩戢戢奉璋于于

和風甘雨溢於亨衢五載以徧仿彼有虞於萬斯年其永斯

模

精理亦道心賦

御試

惟一原之渾台涵萬有之粹精擷其華貴博珪璋於文府窺其祕宜闢奧窔於靈明厥彰厥微默契直孚於穆沕爰清爰靜淵懷潛貯夫菁英導厥迷津既愚菴之忽破通其幽鍵乃純懿之徐呈證乎心源接寶筏而隱生其趣澄乎心鏡索元

珠而曲會其情游自有資在返性真之蘊沖懷所達必緣老索之誠粵以延年能參微旨因朋舊之贈言抒性天之妙理課虛責有非芒芴而無憑極渺曩幽岸散殊而莫紀撫行生之稠疊俱肇洪鈞攬品彙之紛綸胥宗泰始化以迭出而互形意以追尋而同軌得言忘象可徵素篇之開卽境會情寧藉筌蹄之指是則理因紛錯而寄其端心以明睿而融其迹衆形未集心儲理而泯於希微羣動初乘理印心而彰其順適含妙有以恒凝賁虛無而不隔存存靡閒惚恍而遂躍其機皎皎常清要眇而自藏其宅息心以還真宰辨奚取於惠施攝心以養天和力何須於椒亦得諸妙領彌微動靜之宜休乎泰鈞各見智仁之獲蓋以理本心涵理由心造探之而宛接乎真機研之而始親夫至道神行官止心樞洞徹於鴻

濛虛往實歸心體普同於蒼昊一以貫者勞賢無垠眩而存
焉皆堪自考參象外而其義非懸得環中而其光可葆何思
何慮町畦聿化於淵襟無臭無聲囊括攸歸於沖抱彼夫晉
宋閒之名理本異聖賢人之操心守寂則遡道流於雲笈譚
空則覈釋典於珠林蘭碩夙標夫虛勝茂遠遐肆夫研詩輔
嗣清言希蹤簡曠真長超詣極意遙深雖託崇情以高駕實
憑幻悟以居忱遊乎其樊止屬妙心之獨運託乎其域豈知
大道之可欽况乎

聖德光昭

皇仁和煦心則合乎允執上接唐徽道則協於蕩平其遵周
路松庭端拱廣運被於要荒蒿室垂旒基命形於頌賦奉三
無私而錫福克通易簡之根建五有極以訓行不衍圖疇之

數洵垂理學之真詮用大心傳之要務固將儕皇古以同倫
又何有詞人之足慕

進次賦

違嶠江而西逝兮羌禹跡所未經踰絕險以千里兮復進壁
乎峒亭鶴雞鳴而蓐食兮把長劍兮余將行踐盤盤之犖确
兮俯萬仞之如劓伏戎潛而踣嘯兮營窟穴以隱形顧槍纍
之枝格兮渡澗滿之騰沸登參天之峻阪兮亂石崩以匝地
馬哀號而不前兮鞭屢施而屢躓盍握衣而振余步兮驟北
風之淒戾屯雲紛其交會兮羣峯窮冥以晝蔽霏密雪之刁
騷兮咸酸眸而結氣春冉冉其將暮兮何鬻發之猶厲衆卉
蕪穢而未拆兮藜木萌而仍閉土膏闕以弗生兮洵瘠壤之
可棄徐登頓於山顛兮擊周陟之橫從山層疊以巖薛兮雪

嶂春而弗融蠻硯宛其巖巖兮後夫窮而終凶走礮雷之隱
麟兮佇大師以乘墉繫梁州之絕徼兮在唐宋爲吐蕃人跳
跟而工鬪兮性狙譎而凶頑使蠶食之弗圖兮將封豕之爲
患茲王旅之義征兮策永固夫屏翰順取逆而大取小兮奚
藁街之不早懸軫三軍之暴露兮匪一身之足歎惟禮經之
明訓兮戒登高之懼辱彼樂正之守身兮尙下堂而傷足遭
危涂於九折兮景王陽之蹠局余獨輾轉以遠邁兮悲嶮巖
之頻復親舍渺其曩遙兮白雲望而盈矚歸旃廬以塊處兮
忽涕洟之相續

夏雪賦

嗟歲序之奄忽兮驟孟夏之恢台何殊方之詭異兮聞羣嶺
之崔嵬曦景失夫炎燠兮雨露鬱其條諧羌朝霰而夕雪兮
積冰玉之皚皚朔飆愔愔以時作兮雲霧閉晦而長霾悲余
處此戎幕兮吹鑪灰以自擁裘蒙茸而再襲兮詎織絺之可
用我姑酌彼苦酒兮融四肢之寒凍乃徘徊而審其故兮茲
方屬於坤維日履霜而堅冰兮維初六其占之紛卦氣之凝
沍兮歷長羸而弗移疇揚庭之可夬兮草木過其葳蕤緇氏
羌之性習兮冒凜烈以自若恐諸軍之久役兮鐵衣冷而難
著辨色起而築壘兮暮周陟以鳴櫓聚燎火不得溫兮仍手
足之皸瘃藁街其庶蚤縣兮殄氛禳於戎索詠霏霏以來思
兮匪挾纊而足樂雖嚴威之中人兮亦奚啻陽和之迴薄

臥龍岡賦

奉英簞而南淮兮跂長岡之緜亘清水灑灑以東流兮豐山
嵯峨而西映聞伏龍之所臥兮留昔賢之名勝縹余馬于山

之阿兮尚瓣香而致敬嗟炎德之將熄兮宗袞溷于龍蛇天
寶錫以良弼兮乃應運於瑯琊初薄游於襄漢兮復隆中以
爲家寄長吟于梁父兮恒抱膝而咨嗟緊出處之純正兮邁
古今而寡偶豈管樂其能羣兮固將與伊呂而爲友感三往
之殷勤兮爰委身而援手先奉辭于危難兮繼徐圖夫戰守
稔西川之阨塞兮迺高祖之舊都富庶等于中原兮聯滇粵
與彭廬出三巴而彰九伐兮巾幗已瑟縮而趨起何星芒忽
隕於郭塢兮宿志終苑結而難舒緬西南之遺蹟兮永民夷
之傾慕惟南陽之草廬兮更流傳于行路望棟宇之崔巍兮
仰冠裳之軒翥想澹泊以明志兮久曠觀于時數出片言而
決大計兮定三分之統緒洵儒者之氣象兮識宗臣之偉度
維時日之在葵女兮冰雪皓以迷漫嚴飈聿起而淒厲兮響

松柏之嶮岼雲旗儼其來下兮似恨王業之偏安欲陳詞而
慨慷兮紛涕泗之闌干

三高祠賦

爾其灘名釣雪橋巨垂虹笠澤西來而擅勝具區南注以朝
宗竹塢蓮塘是逸士棲遲之地魚簾蟹斷畱前賢寄託之蹤
緬三高之遺址激千古之清風當夫霸越功成沼吳業著知
烏喙之難同表鴟夷之雅素千金屢散其貴三徙奚妨自汗
已徵貨殖之才仍矢幽居之趣眎伍胥之樹梓差保功名慨
文種之乘潮空張憤怒又如典午啓釁秋風欲徂指銅駝于
西晉懷鱸膾于南吳攜手同行邀良朋而未遂考槃在軸驗
王室之終蕪託首邱而作賦聊盃酒以爲娛至若兵燹西京
羽書南國謝書佐而弗居號天隨以自適漁庵漁具別擅生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
涯樵叟樵家頗耽荒寂田園可樂兼栽顧渚之茶篇什時吟
遂結松陵之集懿茲真隱本不同時志豈耽乎忘世識皆炳
于先幾匪高名之足慕因勝地之可依歷數朝而清標互映
雖異地而雅尚堪師是以石處道圖象以祀趙伯墟建堂以
移也夫其俎豆長新香燈相屬寒谿波漲座對鳧鷖古砌春
濃牕圍藤竹招魂而欲仿楚辭伏臘而猶傳巫祝鬚眉儼在
猗歎物外之姿簪紱何加
之躅宜其羈人遠宦瞻
懷桷以踏躡釣叟鼠師鹿蘋蘩而往復矧乃素商已屆碧露
將盈荷芰餘香而未歇蒹葭作雪以交縈感緇塵之欲染景
素履之恒貞風馬雲車敢締烟霞之契筆牀茶竈庶尋湖海
之盟

春融堂集卷二十九終

春融堂集卷三十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一

答翁靜子徵君書

某迂疎狷直性不能巧言令色取媚天下以故所往輒忤其
不至於欲殺者特幸焉爾執事知其貧窶恐自後益窮教以
與世相委蛇且廣於取友所以愛某至矣循誦再三感繼以
歎昔孔子論友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又曰友
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至於所戒則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比
之匪人不亦傷乎其慎且重如此故古者士君子論交定爲
士相見之禮合之不可苟取之必以道所以在朝廷無利盡
交鍊之病在草野有進德輔仁之功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張以爲異乎所聞。蓋張也堂堂。驚於聲氣。結納不知可者。與之與爲友也。不可者拒之。弗與爲友也。非謂衆之弗容。不能之弗矜也。子張援容衆矜不能之道。以例友道。是以互持其說而不相入。今朋友道缺絕久矣。賢而仁者誰乎。直諒而多聞者誰乎。箴規劘切之誼廢。而佚游燕樂之事作。百取一二焉。如水有防。如農有畔。蘄以稍補學業。非賴以振其窮也。且某年僅二十七。距聖人三十而立。尙有三歲於此時。亟取天下端淑嚴正之友。恐血氣未定。猶不免冒貢於邪僻。若冀以欣助衣食。雜然取之。日移月化。必流爲不肖之歸。是所得小所失者大也。而執事亦安所取之。夫人言語面目。受之自天。其不嫻於巧令者。非可勉學而能。今天畀以迂疎狂直之性。天之予我甚厚矣。天厚以予我。我薄以自待。其亦與於棄

天。棄天之甚矣。且抑而行之。殺其廉隅。矯揉磨刮。久之不能自制。必將復反。故態於入世。終無所效。某早夜自審已久。踴然涼涼然。分爲世唾棄。果無所適歸。於故鄉求老農老圃。以爲師。自食其力。雖飢與寒不悔。非抵牾明教。實以執事知我愛我。故不敢委蛇諧俗也。勉作報書。惶悚不已。

與顧上舍祿百書

使來辱示新刻花稿詩鈔。和而不靡。雅而不嘖。甚矣有合於溫柔敦厚之旨也。吳下多才人。論詩必以君爲首。雖然。詩與史相表裏者也。史之體善者傳之。惡者用以爲戒。故窮奇擣杙。不惜具載於書。以蘄有裨於人心。世道三百篇亦然。惟今之所謂詩異是。善者引與爲友。因而有贈答酬和之章。其人不足與。而其名不足傳。則弗見於吾之詩也。可且弗克見於

吾之詩。則爲惡者懼。爲庸衆者愧。用以力奮於善。是其所以爲教。與史異而實同。若不論人之正譎賢否。雜然見於吾詩。而贈答唱和之章。不能遽有所指斥譏貶。則於美刺奚當焉。吾詩不傳則已。詩苟傳。後賢必因詩以考人。考人而人不足稱。則鄙其人。因以鄙我之詩。且因鄙吾詩之諛。而吾之爲人。亦將爲所薄。今足下集中。凡與唱酬贈答。僕所未知者甚多。豈吳下多有其人。而僕弗及聞見耶。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揚之。使附俊民秀士之列耶。昔蘇文忠和王鞏詩。謂使鞏姓名附見於集中。鞏以勲舊子弟。又文采卓越。照世而文忠乃矜慎如此。則不若鞏者。其不肯泯泯以濫登也。審矣。蘇渙反賊也。張垧兄弟降賊者也。工部皆以詩贈。蓋草堂集後人所薈萃。使工部手定。其詩必芟削之不暇。又肯留此以貽訾議。

歟。足下之詩。旣極工精。而益求精。必於是審焉。僕魯鈍。慙直輒敢盡言於左右。惟恕之。且因以思之。

與沈果堂論文書

使來得所示論文書。明白深切。皆可法。而於墓志尤詳。邇者楊文叔蔣迪夫相繼逝。於時能以古文鳴。蓋非先生莫屬也。某爲此。亦有年。竊謂墓志不宜妄作。志之作。與實錄國史相表裏。惟其事業焯焯可稱述。及匹夫匹婦。爲善於鄉。而當事不及聞。無由上史館者。乃志以詔來。茲以示其子孫。舍是則皆諛辭耳。蘇文忠公不喜爲墓志碑銘。惟富鄭公范蜀公司馬溫國公張文定公數篇。其文感激豪宕。深厚宏博。無涯涘。使頑者廉。懦者立。幾爲韓柳所不逮。無他。擇人而爲之。不妄作故也。得其人矣。而行文之法。又不可以不審。竊謂韓柳歐

蘇集爲俗本所亂如韓之曹成王劉統軍權文公碑皆神道也而題不具書柳惟志宗直殯則直志爾其祕書郎姜君襄陽丞趙君主簿韓君皆有銘而不書銘及韓之考功盧君司法李君皆無銘乃書墓志銘其舛誤如是至碣與碑同宜有銘詞而韓之法曹張君柳之獨孤君兩文皆不著銘獨孤君碣末列友人名姓與其先侍御神道表同例蓋皆表也表例無銘而韓之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則用韻如銘其他若鄆州谿堂以序綴詩汴州東西水門以記綴詞體製如此錯出者甚衆今之學者弗參互考訂而潘氏金石例王氏墓銘舉例等書世亦不復傳習是以雖號爲能文詞者每有作輒繆盪不合於古足下本經術爲文以迪後進又所居松陵王寅旭潘稼堂兩公遺澤未艾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誠其毋妄作必程諸先民則文字復古不難也方冬風寒相見何時惟千萬自愛某再拜

與顧震滄司業書

前聞命作書致賀且訊啟行期旣獲手教則言衰老且病不能行恐無以塞明主意伏而思之惶惑彌日昔昌黎與李渤書具言天子仁聖年穀熟衍符貺委至拾遺公宜疾起與天下共享之然考憲宗之初卒踞於夏師疲於蜀其謂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特諛詞爾且是時政刑教化未盡修理讒佞欺罔之徒往往萌蘖於朝著是以思起一直言無鯁避之士出而諫諍枝柱之若如昌黎言天下已治已安矣將無庸拾遺補缺爲李渤者不起可也安得以忘世責之今國家偃武修文百

數十年。三代以下。治安無與爲偶。皇上端拱法宮。方思格神人。誠上下。興禮和樂。因詔徵通經績學之士。講求儒術。將擢爲司業。用迪於國子庶子。此正儒者佐理休明之會也。不得以言官比。且唐宋來。取士者設科。無慮百十數。從未以經學甄拔天下士。而皇上斷然獨創行之。其說經之書。又選於宰執。登於御覽。令編修檢討。及中書舍人。繕寫校正。以藏諸內府。重其典者至矣。上重其典。而下輕其報。豈賢人君子致身靖獻之道歟。抑又有大不可者。今所用四人中。執事齒最尊。登第最久。係海內觀聽最深。執事不起。則彼三君子。皆相顧跽伏。使邁古之曠典。缺焉不獲收其效。後世論者。必咸指爲執事之故。則累於盛德者。更大相隔數百里。無由躬自勸駕。祈因是書

而熟計之。毋以爲高名。毋以爲佚老。脂車就路。則天下幸甚。

與彭晉函論文書

去秋在金陵。承足下一見如舊歡。因得盡讀所爲時文。蓋已出畫山兩先生後。未有造微極奧如是者。今足下郵古文見示。然後知足下曩以古文爲時文。今復以時文爲古文也。夫所謂文者。理與詞已耳。詞非理不立。理非詞不達。爲古文辭。必反覆細繹其理。必旁推交通。不致有缺畧滲漏。以斷禪於世教。而時文限之以題。理常有所不可盡。而義多有所不獲宣。甚者乃爲逆探鉤取。若吐若茹。以詫其靈敏儂巧。名爲闡聖賢之言。實於聖賢立言大旨。轉相悖戾。蓋其不同如此。古之取士。或以詩賦。或以經義。體製格調。本去古文甚遠。一旦舍其所業。從事於古文。得門而入也。較易。今之時文。皆粹然

聖賢之理。體製格調。多與古文合。且非夙習於古文。時文亦不能以工。浸淫漸漬。久之。遽欲以此爲古文。則毫釐疑似之間。愈近而實愈相遠。其故又不在辭在氣。不在理在神。昔康崑崙請學琵琶於河西女子。令三年不近音樂。乃授以指法。近陳宮詹。邦彥少工董文敏書。晚思效顏魯公。及下筆。輒復似董。乃以左手作字。冀忘其故習。夫崑崙女子之琵琶。同此節。族勾剔焉爾。顏董之書。同此波磔。戈折焉爾。然必忘之而後習之。所謂毫釐疑似。愈近而愈遠。忘之不盡。終無以得其真文。小技爾。然時文古文不同者如此。似同而實不同。又如彼。惟足下自是絕筆。不爲湛於經史。以養其本。久之。後達則取於心。而注於手。得其真也必矣。足下於某齒長以倍。乃能數數下問。某敢有所靳。故以聞。自先正及心所獨得者。布於

左右。且冀足下反之。庶以相長焉。

與夢文子座主薦士書

某行能無似。因鄉試。遂得託於門下。前者。至江陰。進謁執事。獎許激賞。惟恐不及。及覽所獻詩。則又汲汲然稱譽。每篇未嘗不道善也。以爲可進於古之立言者。某生二十九歲矣。自幼習爲制舉義。於他文。懵然無聞。知偶爲詩。雕刻擊斝焉爾。旣長。從王次山侍御沈確士宗伯游。稍知學問之途徑。與功力之淺深次第。不幸飢寒潦倒。未獲畧有成就。倖得乙科。而執事遽激賞獎許如此。又賦詩四章。以贈其行。甚踰所望。昔燕昭王欲得賢士以共國。先自郭隗始。樂毅鄒衍劇辛之徒。從而爭趨之。今以謏陋椎魯如某。猶獲齒於執事之口。則天下士孰不聞風興起。竊願附於門牆之末者。夫古大臣之報

國家首在以人事君居恒取天下賢士緣文考行跡其德之大小才之長短廣狹默識之樂育之因而引翼教誨之去其駁而進於醇以俟國家一旦之用猶探囊胠篋而出之也以故所舉無不當而所任無不宜雖然有愛士之心無鑒別文章之識則所愛必非所賢有其識矣或無其位與有其位而非以文章爲職業則亦無由與天下士接以甄拔其尤今執事心乎愛士爲天下第一又得在上位適當學政衡文校士之任而執事之詞章若火始然若風始發若川之方至足以雄視一代用其所獨得鑒別天下之士緣文考行孰有能溷執事之識者而天下賢士亦孰不樂於自見以庶幾於一日之知且某又受知最先平日頗有意於人材敢不悉舉所知仰慰執事求材之至意竊見江南人士雖多惟曹仁虎吳泰

來趙文哲張熙純嚴長明爲之最仁虎齒最少性情謹潔其詩華贍富有博士弟子中未有倫比泰來甲子副榜嘗爲宿松教諭不樂以病乞假歸益肆力於文詞撰硯山堂集漁洋之繼別子也文哲敏穎幽介不苟求知於人所作詩研練清婉要能深探而力取之熙純貧甚性乃疎豁忤俗詩雄放於擬樂府尤工長明擅侈麗善馳騁作駢體文能鎔徐庾及四傑爲一體若褚廷璋凌應曾吳省欽蘇去疾皆出羣之才執事試時可視其文而得之也又有嘉定王孝廉鳴盛錢舍人大昕孝廉詩古文悉排異雄傑可喜而舍人精史學通九章算術詩亦寬裕肉好兩人皆在京都又以經學名者惠監生棟棟故學士士奇子經史靡不淹貫尤深於李鼎祚之易鄭孔賈之禮曩黃制府廷桂以經術薦於朝未得用今老而

益窮之三人。雖不與執事之試。度亦愛慕樂聞者。是以備陳於左右。昔昌黎言陸宣公。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而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而昌黎亦自以侯喜等十人。薦於陸暢。且屬其告於主司。蓋人主之望於名公卿。與名公卿之報國家。皆漸於得士。不在平日之知與不知。邇者學政矯枉失正。謂不知其人而取之。可以免於議論。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於國家。奚賴焉。某明日偕計吏北上。深惟執事獎許激賞之殷。不敢蹈世人所忌諱畏避。干冒尊嚴。庶垂察之。某謹再拜。

答呂青陽書

某白。去夏過無錫。謁震滄司業。盛稱丈人淹經學。精算術。博聞強記。盡得石齋先生所傳。及至金陵相見。上下議論。以爲

過於所稱。恨聚處日淺。不能盡發所撰而讀之。耿耿然若魚之中於鉤也。入春。惠手書。並示十學薪傳目錄。驚喜詫歎。又過於前。相見時。伏讀易義。旁通貫串。粹然一出於正。而於論井養尤精。蓋天之立君。理處於不得不然而聖賢之作之君也。情每出於不得已。故堯之禪舜也。必於讓舜之禪禹也。至於避夫不得已而受之。明乎非有所樂於此也。寒者使衣。飢者使食。矧昧者使知禮義。一夫不獲。皆予之辜。而民見聖賢之勞心。如此其至。因各以力之所出。獻於上。君十卿祿。卿祿倍大夫。大夫倍士。其勞以次而殺。則其食之也。以次而差。率民之所爲報也。是以唐虞夏名貢。下奉上之辭也。商以助名。猶以以下助上爲言。及乎稱稅稱斂。始成自上取下之詞。不知其義起於相報。是論反覆數百言。實與孟子代耕之義相

春風堂集卷三十一
表裏廣夏細旃之上誠不可一日不復此至推步之術自古
皆誤於日法四分之疎無論大衍八十一分至元一萬分猶
有秒忽纖毫之未盡積久則漸舛自利瑪竇挾西法入中國
其徒湯若望輩述之專取合朔爲定蓋發古人所未發梅氏
用其術以通於古之歷法丈人復加簡易徑直焉於是臆膺
之患革而無憂於羸縮進退弱太之不齊後有考七政者無
以易此視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有過之無不及者某以時文
取科第又因少習詞賦稍稍爲時所稱乃不知山林中布衣
逸老湛深學業如此方自愧且悔今司業年八十而丈人亦
七十餘矣二老皆在東南而某復以新除官將赴北不獲裹
糧負笈假館以卒絕業愧悔何時而已耶惟時賜書以教之
則幸甚方暑千萬白愛不宣

青陽名泰江西新建人軀幹雄偉談辭如雲余見之年七
益十餘矣飲啖兼三四人目光霍霍然射窗戶所著十學益
易詩書春秋禮樂及天文地理算術說文也少游浙東受
學於黎洲先生之徒入國獲石齋三易洞璣嗜之故其書
宗二家者爲多老而貧販書間爲堪輿術以自存活酒半
輒捋須太息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蓋未能忘世如此顧司
業外若江寧程綿莊廷祚淮安程蕞園廷鑽皆與雅善尤
喜余見必強留坐語及夜分不倦自余入都後三年聞青
陽客於金陵以歿所著十學凡六七百卷不知散佚何處
矣又六年朝廷修續文獻通考某以十學薪傳目錄示
纂修官編修吳君省欽因爲撮其大畧載於經籍志云丙
戌初夏檢前書因並記之

與朱竹君書

昨於魚門席上論蘇文忠公撰行狀神道墓志雖不多實大勝韓。足下深不謂然發聲徵色坐客至失箸莫能措一語僕既歸酒醒取蘇集中如范蜀公富鄭公司馬溫國公數文讀之讀已復歎歎已復讀既而且讀且泣恨不生與同世廁其門牆以親炙其言論風采也。及閱董晉鄭餘慶行狀如嚼蠟如搖鞞毫無足感者。以此益自信信蘇之工凡文以傳人也。傳人以厲世也。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也。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文必如之。然後可謂之文。今董鄭諸人之狀具在也。能使人廉而立乎。能使人聞而奮起乎。以此益自信。蘇勝於韓。足下必又曰此非文之故。人之故也。則又不然。夫文以傳人。必人以重文。人不足重。弗作可也。且是時

若宣公之篤。秦晉國之德望。西平之忠烈。人足以重文者。豈尠也哉。釋此不爲。乃惟鄭與董諸人之爲。毋亦不量其人大小。輕重。胡曾受其辟。遽以文與之歎。抑謂次第其官爵勳伐。足以重吾文歎。抑利其諛墓之金。如劉又所譏者歎。無一而可也。足下謂韓勝者。蓋錮於前人之說。試檢范蜀公數文復之。亦必將累歎歎泣。信僕之論不謬爾。夫韓之古質奇崛。厚重。根柢六經。爲文忠所弗如。且如書張中丞傳後。悲壯激發。於司馬遷班固弗啻也。何文忠之能比。若夫行狀神道墓志。文忠乃實勝韓。足下幸毋膠前說。某謹白。

與惠定宇書

日者在廣陵。常侍履綦得備聞緒論。爲幸至所諭禰字當作祧。字竊按公羊傳。隱元年秋七月。註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

禰疏禰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於已故曰禰
又詩邶風飲餞於禰毛傳云禰地名釋文云禰乃禮反韓詩
作坭音同玉篇云年禮反父廟也廣韻云祖禰亦姓出平原
魏有彌衡亦作禰奴禮切又堯廟碑祖禰所出隸釋云禰卽
禰字歷考諸書無謂作禰讀者惟說文無此字僅見於徐鉉
新附字中故陳澧集註云讀作禰字然徐鉉新附字注云禰
古文禰亦不作禰也先生博學多聞古訓是式必更有所據
惟幸垂示焉不宣

與褚舍人搢升書

奴子從都下歸知動履萬福并惠手書具道小學放絕欲勒
字學一書具訓於蒙士其意甚厚按漢法太史試學童能諷
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書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

御史史書令史又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用之審而
核之之精至於如此今則齒於學舉於鄉者俾之誦百字中
必有譌音焉俾之書百字中必有譌體焉而刊雕在簡牘者
紙謬疊出姑以論語孟子言之親仁之親本从辛从木監本
乃从立从木皇皇后帝之皇本从自監本乃从白饗殮而治
之殮本从夕从食監本乃从反从食皞皞如也之皞本从日
从皞監本乃从白从皞於諧聲會意之義皆失至若欲之加
心執之加艸其失更僕數焉不能終也外此經史子集之舛
誤概可見矣某常欲綴輯一書專以說文爲本說文所未載
則散附於各部之下先列音之互異者次列義之互異者次
列形之互異者據說文以正玉篇集韻之失據經傳以正說
文之缺垂六七年會以官事未果成而足下奮然爲之僕可

輟不復作矣。且古無字名，有目爲書者。周禮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是已有目爲文者。禮記書同文，是已有目爲名者。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是已。故漢執文志或云凡將，或云訓纂，率不言字。至漢魏間而字詁字指字林之書乃漸行焉。然則足下之成書也，其名亦庸可忽歟。近長洲布衣江鱸濤名聲工說文之學，見其所書，當與張力臣陳長發上下知足下樂得聞之，并以白於左右焉。不宣。

與秦味經先生書

前月在維揚讀邸報知新膺恩命總典秋官事與願俱欣慰無量竊聞唐虞命官二十二人伯禹而外莫賢於皋陶而其所專任者士師周公以叔父之親位冢宰而所兼攝者司寇魯有三卿皆一卿兼二孔子乃獨爲大司寇非以其事至

重一不當則民氣天闕乖戾上關乎陰陽故其任之之重非大聖賢不以畀耶至漢以冢宰司徒司空爲三公獨司寇不與焉者蓋以冢宰長百揆司徒富而兼教司空則平水土皆所以生民也取其生不取其殺所以示人主之用心也今天下治平百有餘年振古未有宜若無事於刑而尙未能致刑措者豈民之無良歟抑吏方習於簿書期會日以法令抉摘其民於有恥且格之風缺然不講使民不能感其意歟皇上之用心堯舜之心也今登執事以長秋曹其以仁明望執事其以移風革俗期執事也明矣不然發奸摘伏以懲鴟義姦宄之徒則一二刀筆吏文深小苛者優爲之亦何庸當世大賢以重其寄耶伏惟執事推虞周命官之意上副皇上簡擢之心以塞天下士君子願望之志故某之聞命

也不敢以賀而竊有望焉。惟幸而鑒之。

與門人張遠覽書

僕在京師日久。交天下賢士大夫頗衆。前足下下第來見。辭氣清峭樸直。較然有異於衆人。心固已識之。及觀所示古文。辭其意醇。其旨潔。而法度悉與古人合。甚矣文之似熙甫也。足下以不第歸來取別。而僕適以應官去。悵惘累日。不能自釋。乾隆初言古文者。推臨川李巨來。桐城方靈皋兩公。僕生晚。不得見其人。稍長。始識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後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劉毅論大榭。錢唐杭編修世駿。大興朱中允筠。桐城姚儀部鼐。嘉定錢中允大昕。族兄鳴盛。數人而數人者。業之成與不成。猶未可卜。又得足下奮臂其間。甚

慰所望。夫學古文而失者。其弊約有三。挾謾聞淺見。爲自足。不知原本於六經。稍有識者。以大全爲義宗。而李氏之易。毛鄭之詩。賈孔之禮。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嘗一涉諸目。於史也。亦以考亭綱目爲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傳紀。於正史。又或奉張鳳翼王世貞之史記漢書。而裴駙張守節司馬貞顏師古李賢之註。最爲近古者。缺焉弗省。其失也在於俗而陋。有其學矣。騁才氣之所至。橫駕旁鶩。標奇摘異。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桀黷。而好爲名高者。又謂文必兩漢。必韓柳。不知窮源沂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於誕而誇。其或知所以爲文。與爲文之體裁派別。見於言矣。未克有諸躬。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文雖工。必不傳。傳亦益爲世詬厲。其失也在於畔而誣。夫以爲文之難。而其所失。又復多如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此則有志於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務明矣。邇者能言之士。數出於東南。中州及西北絕少。然幸而有一出焉。必殊絕於人。况足下有田有廬。足以備饘粥。竹樹花果之盛。足以供偃息。又有善本書數千卷。爲中州士大夫所罕見。熟讀而深思。博觀而約取。充其學。足以接熙甫無難。則不第也。不足悲。而歸於其家也。益可喜。故趣舉近日之能言。及言之而失者。以勉足下。未審足下謂有合否也。西華令劉君。僕同年生。從其寄書。良便幸。時惠音問。且以近作見示焉。

答錫蔣瑞應書

四月二日。得來書。知吾賢暇食佳勝。且言鄉人中多有譏僕簡傲者。意欲僕和其光。同其塵。頻於徵逐。以蘄免於忿憾也。意良厚。僕生平與人交。親疎在心。不在迹。蓋吾鄉之宦於京

師者。率十數人爾。往時僕爲中書舍人。多暇數日。輒過其舍。非有所親也。今或間一二月一見。間三四月一見。亦非心有所疎。且內直之班。

上在宮。則日入直在。圓明園則八日中。往直四日有奇。比歸之三日。入刑部署者。二浙江山西兩司。及秋審處案牘繁。芳十數吏。以次白事。非抵暮不得出。而聽訟尙不與焉。入方畧館者一。通鑑方畧音韻一。統志諸書。問其當進者。係第幾帙。已呈總裁與否。校錄完好與否。時有被旨。及大臣考核者。必纒舉而覆陳之。稍畢。往經咒館。與西僧講論繙譯。亦非數刻不得竟。過是則又應。圓明園之直。其有造吾門而見者。十不得一二。且閱數日。乃得往報。以是騰衆人之議。然公事使然。謂僕居要地。恃勢簡傲者。蓋不足與辯。曲禮言不妄。

說人。孔子謂君子易事而難說。如以徵逐爲說人之具。僕年四十餘矣。方欲仿古人所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肯酒食游戲。以希一當衆人之意。且所求說者。君子與。說之不以道。君子弗說也。求說者。小人與。又何肯舍其正而從於邪。冀小人之無異言也。抑僕之素志。謂士大夫端以讀書學道砥礪廉隅爲本。今鄉人中好讀書者。誰能學道者。誰放僻邪侈之徒。曰接踵於坐。未聞有所分別。迎距如是。而欲僕和光同塵。長與比昵狎暱。能乎不能。且同鄉如張策。時趙升之。吳沖之。輩僕推獎歎譽。唯恐不及。每及門。雖隆冬大暑。未嘗不倒屣迎也。僕之非簡傲明矣。昔韓文公以磨蝎爲身官。蘇文忠公以磨蝎爲命官。僕雖萬不逮古人。往往不理於口。然內返諸心。實無有昔親而今疎者。若以此得咎世人。雖死且不恨。何有於譏。使人臨發。艸艸作答。惟幸祕之。

與趙升之書

不見足下者幾二載。使來辱賜書。且示以作詞之道。謂當爲古人子孫。不當爲古人奴隸。此非獨詞之謂。凡爲學者。莫不宜然。古之人之於詩古文辭。必有所規撫。緣以從人。至於究也。上下千古。含咀蘊釀。沖澗演迤。汨汨然灑灑然。隨所之以出之意。與辭化。不自知其所自。而人亦卒莫得測其涯畧。譬於水合衆山之泉。以爲源。源旣盛矣。放乎長流。又有諸水以匯之。故能如此也。不然。割裂襲績。句比而字倣焉。是真夷於奴隸已矣。某愚且陋。分不足以與此。然寘力於詩古文也久。將求所爲含咀醞釀者幾焉。未知果能與否。亦冀與足下共進而勉之。詞特其一端而已。承命作序。非敢緩以足下詞必

傳於後無疑不敢率然以應幸姑竢焉不宣

與曹來殷書

某頓首。九月二十一日。遞中得手書。惟尊候萬福。喜慰無似。來書盛稱某詩奇崛雄拔。當世能言之士。無出其右。殆見僕之屯蹇拂鬱。姑以是相慰藉焉。爾古之遷謫者。往往嗟嗟戚戚。若不安其生。思頌封禪。紀功德。因以取後世譏。又或託於逸豫放曠。若樂天之在江州。微之之在通州。徒以詩之富且工。往來相炫耀。竊以爲處憂患之道。二者俱非。何則。人生觸扞文網。雖曰時命。大都自取。天因以降罰。使然。因一事發。不。因一事起。生平或疵類多。遂以致此。故自從軍以後。默取二十年來。行已處事。及性情心術。一一自考驗。始知違悖道理。不可擢髮數過。益省益多。由此益媿且恨。怨天尤人之念。尙

不以萌於心。矧弄筆墨。騁奇怪。與文士爭名譽。其不敢也。審矣。某少無兄弟。年四十有六。生女一。尙乏子息。家無擔石儲。往時取一第。進一階。必積勞苦乃得之。旣得。又復摧挫隔閡。使不如意。蓋命之屯蹇拂鬱。至於此。去年七月。出銅壁關。迄十月。抵老官屯。攻劇賊壘。其間。歷毒湯。陷泥淖。厲怒湍。踰重阻。險惡萬狀。非耳目所恒聞見。是時。軍事亟。不暇自顧。恤回憶軍中強悍武士。死且十五六。孱弱如某。托先人之積慶。未卽填溝壑。竊幸以爲過矣。痛定思痛。其嗟嗟戚戚。固宜。又何心倣前二者之爲。鈎奇鬪豔。以詩文炫耀。取譏於後世。邪。且三年中。備閱艱苦。精神消耗過半矣。曩時白髮。僅一兩莖。今顛毛種種。髭鬚亦有白者。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老母年踰七十。煢煢一身。尙在萬里外。誠不如牛醫狗屠。猶得具

甘毳以備侍養也。每一念至，中夜三四起，魂恍恍若有所忘。失柳子厚云：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如此乃欲與當世能文之士操觚濡翰，角勝於藝林，非愚則妄而已矣。今退而處江湖者，有大宗鳳嗜曉徵心餘諸君子，足下暨竹君筠心白華復以文學表著朝著，文章之柄，既幸有所宗主，儻緬曾悔禍歲事，某因得以還鄉里，誅鉏草茅，奉老母育子嗣，修身約己，以償夙誓，志願已畢矣。固不敢逸豫放曠，亦不敢妄託於窮愁著書也。惟知已審之秋深，想北地早寒，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杭大宗書

某頓首。家書至，得執事去年九月書，責其不當適邊徼，蹈鋒鏑，妄以身許人，以貽老母憂，疊疊數百言，皆引古誼，相劘切，執事年七十餘矣，手顫不能作楷字，乃爲某反覆諄切如此。

讀之不覺汗之浹於背，而流涕之被於面也。某無狀，以尙書郎典機密，不能杜門謝賓客，與罪人子孫往還，其取咎戾固宜。吏議以後，適大司馬阿公自伊犁還，詣行在，令同事者作書約往雲南，時某未敢許也。一日侍老母，老母泣然曰：汝父自幼教汝，令汝有聞於時，不幸被譴謫，爲世僇辱，汝不克自湔洗，何以慰汝父。吾聞阿公正人，且吾雖老，尙不至衰病頽廢，汝往依幕府，因得以陳力自贖，未必非汝父意也。汝母念我，因誦燕燕之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復相與泣然者久之。於是南行之計始決。禮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懼辱親也。以是樂正子下堂，傷其足而憂禮。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蓋未仕以守身爲大，已仕以宣勞爲大道之不同如此。某寡兄弟，又負豐廢黜，雖不敢以守身爲解，與列位於朝者有

春融堂集卷二十一
問矣。於道不必觸冒危險。以驚恐老母。從軍之役。蓋出於可
已也。可已而終不可以已。推思其故。輒爲之骨愴心悚。神魂
飛越。夜寐三四起。媿不可以爲人。微執事責某。固何說之辭。
然謂某妄以身許人。則自有說。昔昌黎從裴晉公討蔡。可謂
相得益彰矣。若張建封董晉。則皆庸陋小夫。不應應其辟。爲
其使也。僕常病之。是以此行籌之良熟矣。大司馬爲人。宅心
恕。謀國忠。莅事簡而有法。樂與迂謹方正之士交。故某不惜
危險而許之。若夫公忠不足以楮國。是德器不足以孚人望。
歐陽公云。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詎肯昧昧焉以從
事邪。今兵事浸息。某亦意氣消耗。不復能任官守矣。旦夕歸
京師。奉老母還於鄉里。當詣西泠六橋間。與執事面悉區區
不得已之意。是書到日。想值溽暑。惟眠餐自重。草草復書。慚

報不已。某再拜。

春融堂集卷二十一

與錢油齋書

別十日未嘗從。不彙。因循。在頃。地人。飛。來。手。見。有。在。
壁間。蓋明。按察司。副使。池陽。沈。某。書。中。清。叔。子。頃。天。書。
真。去。京。師。幾。萬。里。而。寺。多。以。中。清。叔。子。餘。之。人。冠。蓋。通。安。
道。非。以。大。理。石。猛。密。寶。井。故。耶。然。則。頃。之。兵。若。更。坐。此。則。
高。矣。蘇。文。思。嘉。文。歎。我。願。天。公。憐。示。子。真。在。此。物。爲。何。
以此也。然。碑。字。頗。備。顏。柳。法。賢。郎。嗜。墨。書。稱。一。本。佳。也。爲。
善。相。見。所。在。暮。春。春。寒。尚。厲。惟。用。五。不。宜。

賦不與某再拜

不得已之意是書到日想他海署將服養自重草草復書斷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書

與錢沖齋書

別十日未審從平彝回省否頃過廣通入飛來寺見有碑陷壁間蓋明按察司副使池陽沈某書書中涓叛寺顛未甚具滇去京師幾萬里而寺多以中涓叛刑餘之人冠蓋踵接於道非以大理石猛密寶井故耶然則滇之民若吏坐此累者甚矣蘇文忠荔支歎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正以此也然碑字頗備顏柳法賢郎嗜學書搨一本供模寫甚善相見應在暮春春寒尚厲惟自重不宣

又與錢沖齋書

青浦王昶德甫

居絕徼者三載。兵火瘴癘無時不與足下同。又蒙念我良厚。所謂異姓昆弟也。啓程匆遽。乃不暇作絮語別。肩輿中回望永昌。有并州故鄉之感。况於二十年舊雨耶。今已抵昆明。見兩賢郎頭角嶢嶢然。殊慰。因以所較史記及圭峯禪師碑贈之。某此去於滇。無可措意者。獨明公祠未建。頗以爲惓惓。公儒雅清正。誠勇。又不待言。猛育之師。勢無不可。抉圍出。乃卒以一死謝諸將士。其有功滇南者甚大。微獨以死勤事於祀典爲宜也。宜叔公祠奉觀。公音保。查公拉豐阿珠公魯訥等死事之臣配之。其餘陣亡將士。以次附焉。足下在公幕府久。此事固心許之。而至今未果。且永昌騰越多淫祠。撤其像。加丹聖焉。庸以妥公之靈。良便。所費俸錢無幾也。崇忠節。激頑懦。其事匪細。惟冀足下速成之。滇南兵事小休。今又赴蜀徼。

一孱且老書生。必欲聞關百戰。何耶。相見何時。臨紙悽咽。不宣。

與陳絅齋書

使來見示詩集。古詩勝於近體。五古又勝於七言。其色蒼其力勁。其氣抑塞磊落。殆數杜陵也。歟。磨而礱之。又加密焉。比於杜陵不難。昌黎贈崔斯立云。往往蛟龍雜蟻蚓。蓋譏其雜也。勿雜在純。純在熟。熟非久。且漸不能擇。杜陵詩得其尤粹美者。彊記而循誦之。務底於熟。使章句音節。一一懸著心目。又尋繹其命意之所在。且加涵養焉。如是而駁雜之病乃除。詩詞雖小道。不可以一蹴幾也。矧杜陵又詩之最精深者。世人務小慧。輒欲弋獲之。無怪僅得其麓。拘鈍澀。哆然自號爲杜。而去之乃益以遠。僕不意人易言詩。尤不意世人易言杜。

春風堂集卷三十一
正坐此爾。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此非爲學詩言然。學詩而蘄底於精與深者，無以易此。惟足下勉之。

與蔣應嘉檢討書

承作南往集序，詞意沛然，若有餘。且推挹過甚，讀終篇覺爽然汗下也。作文詞不患不富，要歸於峻潔。曩時以柳州文瑰麗，疑從魏晉人出。今暇時讀之，乃知本於公羊穀梁子及太史公。瀏然以清，子然而峭，癯然而堅，以貞。傳詞設采，咸有西漢風力。鹿門以配昌黎，良不虛也。足下習而敷之，當日工子厚與袁君陳書，慎勿雜勿務速，顯數語洞中肯綮。僕雖爲足下直之，何以加此。北還尚無日，幸數惠書，且數以文詞見示，不宣。

與余庚有書

前承示所作詩文，未暇閱也。及取別就道，肩輿中一一讀之，屬對工比事切，非根抵深厚，何以能此。散行文數篇，尤簡質有法。說文玉篇，士人不講久矣。誰復知紹亭林之說，足下能篤嗜而貫串焉。殆真楚材，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頃過定西嶺，入雲濤寺，登樓又見足下題額，以癸酉年書，蓋十六年於此，乃猶淹於通守爲之慨然。然因此益知足下廉退雅尚，又不必誦其詩文而知之也。相見何時，惟時以書通問，是望。不宣。

與袁文康書

僕以迂疎淺陋，乃足下父子昆弟皆來受業，意良厚。始見卽以格物之義相質，豈姑以是爲設難端耶。亦實欲蘄於誠正。

之學耶。先君子常謂物卽物交物之物。與克己之已同格。如扞格格鬪之格。格物卽克己。人有良知。至虛至靈。物欲蔽之。知遂以盲。格之又格。心體乃瑩。知無不至。意發乃誠。竊疑背於朱子。及見薛文清云。格物者。先格身心之理。然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文清誦法朱子所言。乃如此。以此知先君子言。與程朱不殊。若物物逐而求之意。日以勞。知日以消。安在其一旦豁然貫通。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耶。今以質之足下。盍身體焉。其必有所得。非可僅以口舌筆墨間爭勝爾。某白。

又與袁文康書

得二十五日所作經義。歲行盡矣。猶力學可喜也。聖人制征伐之具。其殺人乃以生人。使人皆知爲生人。由是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所謂豫也。能豫則作樂殷薦。浹於神鬼。刑清民服。和於海甸。用以行師。其爲利也必矣。古之民。澤於尊君親上之教。明於同仇敵愾之誼。遇有調遣。爲君相者。又詠其室家離別之情。以宣其漚鬱。况瘁身勞。而心實豫焉。由是踴躍用命。戰無不克。而攻無不取。大師之克。在乎同人。丈人之貞。在乎容民畜衆。毒天下之民。而民從。則豫之道得焉。爾惜吾賢。作未見此意。又謙之五曰。利用侵伐。無不利。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行師似非謙義。五上兩爻。乃有此象者。蓋行師必以如不得已之心。持未敢必勝之意。修文德以來之。申道義以告之。所爲不富以其鄰。且鳴謙也。猶弗格。於是乎徂征。又以薄伐爲仁。止戈爲武。不盡殺爲義。益贊禹謙受益。此也。聖人微言精識。深信天道之必然。用以垂大。

誠於萬世窮經者當深體而參究之不爲昔賢傳註所梏庶於聖人之情稍有所得爾。同永昌計在二三月間。惟努力自新。日知其所無。是望不宣。

與楊孝廉書

某啓。孝廉先生執事。僕聞善言易者。蜀爲盛。漢君平以下。於唐有資州李氏著集解。取蜀才說。綦富於五代。有房氏著易海。惜爲撮要。刻削弗得究其全。於宋有麻衣易。云得諸青城山道者。僕自壯則好易。竊意氏湔岷灌間。山水怪偉幽邃。或尚有易師抱遺經。跼伏晦匿而不出者。去冬抵成都。會軍事旁午。不暇訪。私心養養然。迄於今不已。昨見邛州曹君道執事。年七十餘。夙工易。同時莫能及。所謂跼伏不出者。意在於此。旣自喜。又竊念距新都二千餘里。且在軍次。不得上下相

議論。一豁胸中之疑。竊以自恨也。雖然。古人論友。誦其詩。讀其書。與見其人等。矧於並世之人。執事跼伏山林。久不以仕宦汨其神。殫心肆力於易。李與房諸子之書。必疏通焉。貫串焉。如幸見示。以慰往時願望之私。猶把手而語。枕膝而授也。雖不獲卽見。無恨也。僕曩與講易者。長洲惠徵士棟爲鄭君。學習爻辰。通卦氣。及荀氏升降。虞氏納甲之說。新建呂布衣。泰工推步。通邵氏皇極。黃氏洞璣之說。太倉沈光祿起元。撰孔義。江寧程徵士廷祚。撰易通。指說道理頗平實。今數君子先後逝矣。無有與明於憂患之故者。以是蹈於兵火瘴癘。卒莫之能說。今又聞執事解易甚深。固僕所願從游者。他日師還。將操几杖。以謁於門塾。以罄執事之蘊。而先以書請焉。執事其無所靳。某再拜。

答吳沖之學使書

兩月不通音問。不意時事遽至于此。二十年舊雨。多暴骨空山者。言之慟絕。升之死狀。終未明晰。毋論王升一出營門。旋被衝散。卽控馬之兵。至墜馬後。亦遂揮之使去。但據云。升之坐於地。蠻奴十數人。拔刀圍守之。不知殞命若何。其于死事。則無可疑矣。昨次清溪。忽得手翰。兼以新詩。率和四律。及抵成都。宿於南明舍弟官齋。復作六章。其稿存晴沙觀察處。近又揀出途次作八首。併寄晴沙。幸皆取而觀之。傷時感事。不知可當詩史否。來札謂八月旋成都。便閉門度殘歲。欣羨之極。不意刀兵劫煩惱濁中。乃有此清涼世界。則起居之嘉豫可知也。邇來疲憊已甚。心如死灰。身如槁木。軍書如蝟毛。此時若得覓一精舍。偃仰其中。作十旬休暇。已不啻天際真人。

想何敢遂作蓴鱸之夢耶。今日立秋。連宵多雨。此夕頗晴。露記在軍中望月。已五度矣。援筆作書。淒感不已。

又與吳沖之學使書

中秋夕。作數十行。屬弟南明奉上。又前行次郾城。作書一通。慰唁少鈍。交王升攜去。未封函。想亦可取而觀也。今日始讀。六月二十六日雅州使院所發手書。感愴無似。升之死狀未明。然其授命無疑。兵部巴君。旣爲具結。卽可以邀 卹典。惟丹忱之死甚慘。中矛墜馬。蠻賊斷兩手以去。此確有見之者。鑑南死事。則周篁邨所述不誣。渠在省。諒已詢得其詳。少鈍以五月初三日歸。胡琳以五月初七日歸。此後京城三次來書。一書則七夕前二日發。係在聞升之變故之後。甥瑞應云。初聞木果木失事。不敢令老母知。繼升之信至。度不能秘。乃

告以丹噶一路全軍無恙。然卒未免於驚疑。所幸某於六月二十四日。因軍機房公文之便。略寫數字。附報平安。七月十七日。得習之泰占兩君回書云。前信即日寄往留京辦事處。計家中于初十日內接到。可以稍慰高堂也。海參贊等。于六月十二日所發摺內。卽有升之丹忱同日陣亡之語。此摺當於二十二日到熱河。乃以樞地秘密之故。都下全不得知。至二十六日。溫中堂長君自熱河抵京。外間頗有所聞。少鈍始往巴君家問信。則計少鈍聞訃。當于六月底耳。某此次過成都。事如蝟毛。同鄉人俱不得一見。竝不暇作書。賤體甚疲憊。然眠食如故。易所謂貞疾恆不死者耶。抑仍須在刀兵劫內耶。時命未可知。行法以俟焉耳。過雅州時。昏黑大雨如注。且繕摺稿。蒼溪尉未得見也。渠有杜公卵翼之諒。可無患矣。此後如得少鈍歸南信。惟示知以慰遠念。不宣。

又答吳冲之學使書

接奉手書。知試嘉定已竣矣。子裕文字。雖不免鈎吻齧鼻。而山水絕佳。考較之餘。籃輿畫船。遍歷舊蹟。聞此輒作天際真人想。某於奏凱後。亦必一游凌雲。登峨眉。以償曩志耳。昨少鈍以升之行述來。拘牽時例。所見頗俗。某輒升之詩。有遽落蠻奴手。終酬國士恩之句。成章後。屢欲易第二句而未果。何少鈍轉以上句爲嫌。斷斷然請改。夫人臣之效死在殉國。不必在殉所事之人。古來力戰死。遇賊殺害死。被拘執後死。皆得與於死事之例。爲蠻奴所害。奚不可者。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以爲兩家子弟。不能通二父志。廬陵作范文正神道碑。于呂許公事。爲其子弟擅改。自古不免有此弊。少鈍年少。望以

此密布之。又少鈍來札。謂升之墓志墓表。吾兩人各爲其一。志者藏于窆。某可任之。至表于石。揭于阡。昭示于來者。自非如椽不可。未審以爲何如。某匆遽如故。尅日隨師北行。歲豬鳴矣。又於窮塞度歲。負負無可言。不得不作溺人之笑。不知清香燕寢。於何處飲屠蘇耶。不宣。

與陸耳山侍講書

某頓首啓。耳山大兄執事。不通郵問久矣。昨見邸抄。知執事改官翰林。甚喜甚慰。此典不舉久矣。漁洋之負重望。在汲引人材。其詩雖爲義門次山諸公所貶。而貶之者之詩。轉出其下。遠甚。惟古文間纂入唐宋間小說語。又於經術頗疎。今執事從六十年繼其後。則求所以接跡古人。而副國家之曠典。將何以自樹立耶。比者徵書遍天下。遺文墜簡。出於荒塚。

破壁者必多。未審亡友惠君定宇之周易述。及易漢學。當路者曾錄其副。以上太史否。周易述。德州所刊。聞其家籍沒後。版已摧爲薪。此書本發明李資州集解。而易漢學爲之綱。微易學。則易述所言。不可得而明。此二書某寓中皆有之。易學蓋徵君手寫本。鳳喈光祿。擢升員外。皆覆加考正。尤可寶貴。如四庫館未有其書。囑令錫瑞應檢出。進於總裁。呈於乙覽。梓之於館閣。庶以慰亡友白首窮經之至意。餘尚有古文尚書考證等書。曉徵學士。殆有其本。如得併入秘書。尤大幸也。又門生吳霽。浙中名士。亦金壇向所拂拭者。前日無端。絀誤爲執事所知。鉛槧之役。實所優爲。未識曾招致其人否。吳與胡希呂侍讀。至戚也。或屬希呂。促之使來。併以告之。金壇俾備校讎之末。得自湔洗。不致終身擯棄。實惟執事之德。

而天下於是乎無遺才矣。某結褶袴作老兵。蓋五年於此。而執事遂以翰林主人持文柄。吾兩人出處同。而今之蹤跡乃大異。分不當言及此。然生平積習。有耿耿不自釋者。萬里作書。寓於左右。惟幸留意焉。

與南明族弟書

屢得書。索所撰紀聞。此作僅三卷。未得爲完書。且幕下胥類不諳文義。字畫麤率。潦草不可耐。姑奉寄以塞吾弟勤求意。爾紀聞之作。前古無有。殆始於宋人范成大。陸務觀爲之。其尤工者。然往往倣水經注。紀風土志時物。間以詩文考證。名爲史家者流。其關史事實少。今某此書。亦倣范陸諸人體。又取史記法。附時事。其道里紆徑遠近。山水險易。阨塞及羗戎習尚。狙詐獷悍。暨行兵取道出奇制勝之術。畢見其間。古來

邊疆吏。剛則折。柔則翫。翫則縱其蘖芽。而始以斧斤尋之。復不悉於夷情地勢。以故賁軍殺將。多有兵連年不解。其究也。騷動內地。大爲中國患。得吾紀聞而復之。用以撫馭荒服。或不爲無助。其書事也。有意。書人書官也。皆有例。恐或觸忤。吾弟姑覽而秘之。則大善。某白。

又與南明

自二十九日興師。初三日已抵美諾。中間如美美卡龍登耳。地勢險絕。皆不煩兵而下。以經年血戰所僅克者。數朝舉之。實人力不至於此。不知如天之福。金川亦迎刃解耶。抑姑以此爲餌耶。索諾木弟兄惡稔矣。或以順逆占。其必克。然如蓋蘇文亦弒君賊耳。而隋唐屢征不服。隋更以此亡天下。順逆之理。未必可憑。僕是以不敢以爲喜。且時以前所云云。爲將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
九
軍言之攻克情形已錄奏藁咨制軍想得其詳故不復言近日索倫兵過竣尚可小休否

又與南明

書來盛咤十日收復小金川蓋神兵也然吾弟獨據奏章云爾所謂殆見吾杜德機也前議取小金川諸將皆謂阿噶木雅以西如工司噶色布達諸地上年攻戰最久路徑已熟由是可抵美諾南山壓取美諾良易獨降人木塔爾謂南山山險樹林多見不及遠一爲所阻必滯時日北山碩藏噶阿卡爾布里地敞番人村寨皆出其下得此山無往不可攻擊者阿公然之遂主其議又以中路中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蘭壩絕險上年五六月頓兵以此因令副都統額森特以三更攻喀阿木雅橋而令烏什哈達乘攻橋時潛師傍北山下

行襲取美美卡克是卡則木蘭壩亦失其險而賊之腹心以潰烏什哈達恐深入爲賊斷後有難色公譙讓再三責以必行至是夜賊未料我師之深入也果不做烏什哈達遂據之於是阿喀木雅沃日木蘭壩賊皆棄而不守而海蘭察普爾普之兵破阿卡爾布里諸峯得以循北山下與烏什哈達合兵上兜烏分壓八卦礪以斷美諾登達之路中路之兵先克美諾而海蘭察徇登達以北相次收復揆其功之成而速非據北山及襲美美卡不能致此上年克美諾亦在出翁古爾壘之險其後遂如破竹得要蓋與此同此正如庖丁解牛奏刀騞然在中窾要又如奕者大局得力在一二子於是服阿公之善聽言習於兵也奏章蓋未及詳獨僕心識其所以然今爲吾弟一道之不宣

又與南明

來書訊僕病狀。欲以致藥。僕心病。非身病也。僕棲絕徼七年。所歷皆在萬里。及七八千里以外。瘴癘冰雪。侏儻禁昧之地。老母寓食京師。誠如曾子固所云。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書問往返。皆踰時累月。得一書稍遲。則臨啓時。手戰色沮。開緘疾讀。無恙然後稍安。蓋心之危苦若此。許孺人之歿也。在南路達烏。是時值越。剡府郭舟挫。阿公代領其軍。士無固志。諸事如亂絲。而額駙傅公。來治桂宋之獄。復以讞事相屬。故僕得信。秘不發。而窮日夜治事。如故。人或訾僕寡情。不知僕心死久矣。僕少無宦情。比益百念灰冷。然老母之倚閭。先人之在淺土。年如牧犢。無嗣續。皆不敢以忘。不敢忘而思。思而糾結繚繞。淚枯心盡。坐則不能立。夜則

不能寢。煩冤憤懣。則不能控訴。微奔走勞瘁。寒暑侵迫。亦安得而不病。前年丹忱。見僕頗訝。爲喪神失志。彼於僕二十年同年。且同官十餘年。不察僕何以若此。是蓋無人心者也。今苦之最者。心病矣。猶日用其心。猶日以心所不習者。用其心。案牘之來。心搖搖然。若將颺去者。又若昏昏然。欲睡夢者。及起而束縛之。振厲之。乃稍可以從事。而僕不自恨其心。以爲心盡矣。近死之心。若颺若睡。又何怪而何恨焉。如是而謂藥石可療。未之前聞。數年前。讀桑門書。喜其外形骸。齊得喪。謂安心之法。莫過於此。今以軍事叢絆繁曠。未得習也。日暮途遠。未知所稅。駕冀其不病。以死恐未可知。然非吾弟無以發此不宣。

又與南明

僕讀 諭旨詳矣賊卽縛僧格桑置麾下兵必不弭蓋十三年受降本出於姑息之局其後旋至九土司環攻故議者謂釋金川弗誅必爲邊鄙後患且前此用兵緬甸屢不得志猶可諉曰緬大且遠今金川縱四百里橫不及五百里登高峯則夾河南北形勢一望可盡如是弗能誅何以威屬國且金川所恃者地險耳粟不能支一年而可戰之兵不能以萬我多兵而多路一年不已則二年二年不已則三年番人田地蕪而食用誣死傷衆而守禦弱何不可平之有此時可慮者古云天下已治蜀後治天下未亂蜀先亂蜀民來自四方不可繩以保甲之法而其中凶悍不法爲賊盜者尤夥今出夫辦站悉索以應軍須者五載有餘

聖天子屢下蠲復之詔恐未能遵也是在長吏加意檢刺且撫循體卹無再激之而已矣吾弟其留意焉不宣

又與南明

昨已得羅博瓦未敢折屐齒也此地三里五里輒有奇險可據番人最悉地勢又必擇至險退守焉乾隆十二年大軍越空喀而西至卡撒以阻昔嶺不得進馬良柱之兵度丹噶亦扼於曾達今由羅博瓦而下雖得勢若前搗勒圍有榮博昂山橫界其後能進與否尚未可知昔得臣曰今日必無晉乃敗於莘北齊頃公曰余翦滅此朝食乃敗於鞍且辱其母盈而蕩必有大咎其敢謂功在刻漏耶成都跂捷書幸無過亟不宣

與顧晴沙觀察書

浣花握手俗事眞似蠟毛雅蒙賢主人挑燈置酒乃不得稍

紆風抱中心養養莫可名言。負羽出關回望德星。彌殷延佇也。慰忠祠既建。復修少陵書院。當干戈倏攘時。乃能表章名蹟如此。足音空谷。真與俗吏不同。此外如文翁石室。尚祈次第舉行。曩屬舍弟爲之。慮蹈同谷九歌之咎。今得名賢主持於上。且冲之聞此。亦當爲將伯。定能不日而成。如或以迂闊致譏。則是銅臭乳臭小兒云云。不足如劍頭快也。聞揚邛州。擅倚聲。囑其書寄數十篇。某於此道。雖以餘事及之。然亦三折肱者。渠其可以老兵相視耶。朱畫莊詩。頗清麗可喜。今在何所。併示知。外詩八章。謹附鄂削。不宣。

與顧晴沙觀察

前於白公官報內。附檄布候。未審入典籤否。黔滇陝楚諸軍。均過成都。此後惟料理東三省兵。軍牘稍簡。自可不廢嘯歌也。某來此閒。案牘如山。今亦次第廓清。頗有暇刻。回念茫茫身世。悽惘不堪。自來。皈心淨土。今更如旅人窮子。舍是無可棲泊者。祈於草堂長老經廚。覓大悲懺一冊。阿彌陀經一冊。以有註者爲佳。若得雲栖大師疏鈔。尤大快也。望寄來以慰辦香之願。礮聲如雷。刀光如電。羽檄如流星。乃爲此幽寂事。得毋大噓其迂耶。前日存詩十首。竝希檢還。某再拜。

與彭樂齋觀察書

某再拜。某游天下久。所至必訪其賢士大夫。以上下其議論。以爲師友之助。辛卯入蜀。時蜀之孝廉。皆門人孫君嘉樂所取士。謂可以物色其尤異者。從而求之。弗得也。後見曹邛州。焜言先生年七十餘。蜀者舊也。文與詩。率與古人方駕。又見白觀察瀛。言先生端方樸直。曩者爲監司。以嚴見憚。於昆弟。

以孝友聞。蓋有道而文也。夫古人之文。文其道也。故文與道合。後世之文。文與道分。故文日以衰。今則士大夫能以文自見者。尠矣。矧能緣道而發乎。既不獲一親執事。而覘其道也。則庶幾於一誦執事之文。昨邛州以執事詩文來。俯以讀。仰以思。如奉席撰杖。而與執事晤。如升堂入座。而奉執事教也。前二君之爲言良信。而蜀之賢士大夫。不惟當首數執事。且必將於執事乎。是徵明矣。某少所嚴事者。若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之文。商太守盤之詩。諸贊善錦之經術。零落已盡。今皆不可復見。幸讀執事之文。稍知執事之道。而遠在二千里外。又不獲與上下其議論。俯仰延佇。耿仄無似。雖然。某夙好爲古文詞。頗有所作。入滇蜀後。尚得文數十篇。詩二三百章。藏於成都官署。當錄其副。以呈於左右。庶執事或亦因某之文。畧知某之爲人也。起居何似。時春寒珍重。不宣。

又答彭樂齋觀察書

成都人來。辱賜書。且以蜀名家詩選見示。適草奏方畢。難三寸燭讀之。盡漏下二十餘刻。如伐于山。時獲梗梓。如斲于石。時遇璆璧也。古人錄詩。或以詩存人。或以人存詩。若篋中德音。天地間諸集。詩不必皆工。不工不足爲類。期于誦其詩。可以知其世。執事之選。得毋與此同。川東西山水奇麗怪險。甲天下。以是大小雅之材。自古接踵相望。獨明季迄于今。衰替百有餘年。山水之氣蓄。而必有所鍾焉。又得執事以導其先。副墨之子。洛誦之孫。焉知不有命世而出者邪。今學使吳君。同年生也。昨寓書來云。蜀中博士弟子。惟金堂吳浩恆爲巨擘。能使用六經左氏爲五言律。體頗工。執事曾識其人否。天

下之寶。天下所共。吾輩當獎借以成名。不爾莫爲之前。雖美勿彰也。某年二十。始與海內賢士大夫交。見所作。輒采錄之。爲湖海詩傳。迄于丁丑。成二十卷。其後積於卷軸。未及編次。者尚牛腰。然而其人亡者。已十七八矣。某之齒少于執事。二十有六。天假之。若至執事之年。則此數十年中。凡有詩。未有集。有集。未甚行者。皆得取以見於世。是匪獨可以慰夙心。謝亡者。度亦執事所樂聞也。撰杖何時。千萬自重。不宣。

答錢曉徵學士書

孫大令來川。未獲見也。郵示來翰。如接笑言。喜與感并。繼有兩金川驚擾之事。軍中大局忽更。而大令與升之鑑南諸君。均以死綏告矣。爲之縷縻不已。某雖無恙。聞老母驚疑回惑。經十餘日始定。自惟無狀。違定省五年于此。又以此貽老母

憂。不孝之罪。尚可追耶。師旅之命方亟。旣未可以歸請。而定西將軍當代正人。固所願依歸者。且以禮相遇。又未可設詞以去也。宋人詞云。孤身去住都難。正謂某此時光景爾。但此者。白髮種種。精神疲茶。記一忘九。實不堪爲當世用矣。執事在青宮授讀。此國家根本地。區區稽古之榮。尚不敢以爲幸。而竊有厚望焉。相見何時。來殷曉嵐道念。不宣。

與李世傑按察書

昨翼長致書購酒。六七十背。未審得否。番人嗜酒特甚。故鹽茶烟葉。皆取資內地。而酒必自造。三雜谷以青稞釀之。小金川則用麥。且能製麴。加以熊膽。謂如是而酒始清。鷄肋編云。番人嗜酒。以蘆管吸於餅中。又云。糜穀釀成。可撥醅取。不醉也。蓋自古如此。其俗婚喪宴會。誦梵經。彼此皆致酒。而於戰

也亦然。短接時有如醒如舞。跳跟歌唱而前。皆以酒力張其膽。而營中之德爾格木坪明正兵亦然。今販者不常至。有孱然不終日之勢。是以需是良亟。子重執榼承漿。因以辱軍事。而此非其比。恐未及知也。故縷悉以聞。不宣。

與趙少鈍書

前聞木果木事。卽寓書瑞應甥。屬其轉告。爾時浪語流傳。恐非實據。未忍遽以奉聞。及前參贊大臣五公等。來自美諾。又從副將軍而西。途次所聞頗多可信。比抵省。見王升備述殉難顛末。不覺嗷然慟哭失聲。時顧晴沙觀察已於草堂寺側立慰忠祠。以祀二十六君。卽劉富兩制府奏摺所陳者。遂具肴醴往奠祠下。此數旬來。間關兵火。剩有餘生。朋舊凋殘。氛祲方熾。時時涕泪覆面。所謂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尊甫先生

夙以文章稱海內。今又大節炳如。比諸古人。實鮮匹偶。况僕與尊甫先生車笠之盟三十年於此。平生事蹟。耿挂胸臆。間擬爲長律傾寫。而軍書旁午。尚不暇以爲。惟於和冲之詩。及與南明弟詩內。稍陳一二。錄以奉上。可謂長歌當哭也。尊甫先生在日。數數有相君之面。老壽無疑。吾等數人墓志。必出公手之語。今果已先逝。而僕又稍能爲古文。刻石幽窆。實爲後死者之責。異日成之以備信史。至尊甫先生滇蜀諸詩。足下來於軍。應悉攜其副以去。近如索審淵畫一百五十韻。和雲松十二首。皆曾見寄。儻無存稿。當別錄以郵於京師。其往來尺牘最夥。工者不啻蘇黃。今令小胥鈔出。容俟續寄。惟太夫人多病。下皆小弱弟。解釋勸慰。是在足下。幸稍稍殺哀。以爲門戶計。八千里外。歸權何時。薄寄賻儀。以爲通潞河邊隻

鷄斗酒之用攬涕作書不勝哽咽七月二十九日鄆縣雨夕
 燈下書
 來只韻是選王香不啻蕪黃今令小童燈出容對讀青對太
 靈蘇十二首皆會良音謝無意蘇當眼送以雅飲京相其封
 不來飲軍勳悉謝其福以去也收索審賦畫一百五十韻味
 公手之語今果曰夫微而對又微猶益古文懷古幽靈實為
 夫主其日樓樓有醉昏之面亦書無銀吾善樓人墓志必出
 與南與策若內蘇刺一三幾以奉土西購其燭當哭也尊前
 謝蘇其辭則寫而軍書策于尚不期以為謝飲味刊之詩又
 與尊前武坐車並之盟二十平飲此舟主事觀烟卦幽觀間
 是以文章辭賦因今文大節賦賦其善古人實難四野民對

春融堂集卷三十二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二

與吳竹堂書

自癸未夏間別不相見者垂十五年而僕亦以踰瘴江雪嶺
 未獲通問於左右在滇偶從故武昌守彭君畧悉蹤迹及還
 京師乃知足下曾獻賦 行在又不遇聞比主翠螺書院近
 狀佳否念之念之古人不得志於時必斷有傳於後傳後者
 非應科目詞賦之謂足下已登甲科且工詞賦已久今既無
 由一奏其技抱此區區終不足自見於天下後世若復頽墮
 潦倒以自廢其才華鋒穎又甚可惜也為學之途猶建章宮
 闕千門萬戶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頗怪今

世文士輒曰我能經我能史我能詩與古文叩其所業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學者必不能盡通諸經也盡通諸經乃適以明一經之旨而一經之中分茅設蕝若漢人之易既異乎宋元矣漢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師之說深探力窮之於彼於此掠取一二說焉必至汎濫而無實窮大而失居推之他經皆然推之史與詩與古文亦無不然故願足下專於一家求所以入之也古人數日不見輒欲刮目以待况於十五年之別足下所業取法者何在自命者何如幸有以示焉僕尙有進於此者當爲足下覩縷而續陳之

與盧紹弓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紹弓學士前輩昨冬吳庶常璣南還附書呈候未審入覽否歲月不居音塵久隔殊悵然也某以先君尙在淺土陳情乞假荷承

聖慈俞允於三月二十六日旋里將以七月初十日葬先君及先妣於崑山縣之雪葭灣公羊傳言葬不及時謂之渴過時不葬謂之不能葬今某奔走萬里先君之喪至三十餘年始克告窆其罪甚矣中夜思之若負芒刺今恃

天子之寵靈銜命歸葬而歲在丁酉又以

升祔覃恩三代皆封二品先世之潛德將由是以彰於後世歐陽子云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待之而不虛所待非先德不至此然歐陽子之待其文自足以傳之故著於時者顯而聞於後世者無窮若某之根柢夤陋衰遲失學力不足以彰先德又必待有道而文者以傳之竊怪世之葬親也往往丐貴

人之最顯者。使之爲志。顯者不能自作。又授諸門人弟子。承訛沿俗。其所載體例。率與王氏行潘氏昂霄之書。刺謬不合。適爲有識所哂。蓋不待陵谷遷移。而文之不傳久矣。以是而云顯揚。適以速之湮滅也。於表章之道。奚當焉。伏惟閣下博學多識。爲文純古而簡潔。蓋歐陽子之苗裔。是以久爲海內所推。而耿介絕俗之操。義不苟合當世。所謂文與道俱者。微閣下其誰歸。是先君潛德。將待文以傳。故敢以墓志爲請。昨靈壽馬太守曾魯。知某先德爲詳。所撰行狀。頗稱簡核。今錄一通。上左右。惟哀其三十年有待之志。賜之以文。俾先君之德。聞於後世。益彰而過時。慢葬之愆。藉以自贖。實於閣下有望焉。謹白。不宣。

與梁山舟侍講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山舟世兄執事。某以先大夫未葬。陳情乞假仰荷。

聖慈俞允。昨三月二十六日歸里。下以七月初十日。營葬於崑山祖塋。已丐紹弓先生爲志墓之文。其文詞旨爾雅。可傳於後世無疑。顧古人之葬其親。所撰志銘。又必丐善書者書之。蓋慮千百年後。沙崩水齧。不幸而志石出焉。文詞之工與否。人未易識。而楷畫端好。衆所共知。使遞相摹搨。而先世事蹟。緣以益彰。故志文之傳於今者。雖不盡工。而久而益傳。不可磨滅。實在於善。然古來工書者固多。尤著而顯者。必視其人。其品高。傳之益遠。且大。非然不克大傳也。執事承襲前光。早歷侍從。方駿騁用。乃謝疾不出。較之右軍誓墓。實有過焉。蓋書與人兼者。求之當世。良不易覲。而某幸以先世餘澤。

承恩歸葬自惟學殖淺陋不足顯揚萬一則思以傳先大夫者非獨紹弓先生之文尤在執事之書志石例以兩石爲合一考諸搨本大小往往不侔以唐而論如胡佺李文志方一尺四寸蕭思亮志方一尺六寸王訓志方一尺七寸其餘或狹而長或寬而博皆於竈非宜今擬取蕭志爲準殺其邊二分以爲合一之地至行之疎密字之多寡惟執事悉裁之天方暑乃以筆墨相瀆悚仄無似亦介恃執事之必憐而許我也不宣

與錢曉徵少詹書

某稽顙再拜敬啟曉徵前輩大兄執事去冬張太守還附書寄候比來春序日嘉惟道履勝常爲慰某自通籍以來典司機密又從軍滇蜀忽忽遂二十餘年每憶先人尙在淺土若負芒刺丁酉自蜀歸始令從子輩於先祖墓旁拓地數畝旋遇

孝聖憲皇后大故不敢遽陳其私至今年正月從泰東陵還念

國喪已逾載暮乃敢具奏以上蒙恩俞允於二月十六日出都三月二十六日抵里將以七月初十日敬庀窀穸伏念某少時失怙幸賴先世積慶身廁九列戊戌五月因憲皇后升祔禮成先曾祖祖考晉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按之本朝令典宜揭碑於神道昭示來許而先君之隱德尤不可以不彰昔柳柳州歐陽文忠公於先世之墓皆自爲文以表之今某衰遲失學不足比於前人則必言足以信今力足以傳後世且必與某游處久能詳先君之隱德者然則

隧上之文。自非執事莫屬也。前思州太守馬君曾魯。某門人也。直隸靈壽縣人。陸清獻公會爲其縣之令。馬君景仰清獻。人與文皆倣之。其言質實不誣。今以所撰狀一篇寄呈執事。惟擇而用之。昨出都。已丐翁學士方綱以隸書碑。董侍郎誥篆額矣。文成尙須寄京。惟早屬筆爲幸。葬畢北行。當取道金陵。敬詣書院以謝大惠。不宣。

與江良庭論六書書

承示六書說窮源竟委。抉摘奧旨。自古論書未有若此精審者。蓋古籍云亡。凡將元尙爰歷諸書盡失。惟說文尙存。學者珍爲天球和璧固宜。然攷束皙傳。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皆科斗字。孔安國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則孔子時之書皆科斗文明矣。科斗

卽古文也。古文傳世絕少。惟三代鼎彝所刻。往往類蟲書魚迹。意卽科斗之遺歟。以今汗簡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諸書所載。尙有數百字。尋其形聲左右。與說文多不符。蓋說文本之小篆。小篆始於秦。與孔子時所用之字。其不盡合明矣。自許氏至晉王羲之。垂一百八十年。已由大小篆而隸楷而行草。屢變其體。若由李斯上溯孔子。計二百四十餘年。由孔子上溯倉頡。又二千餘年。其變殆不勝計。故許氏亦謂倉頡作書。著於竹帛。以及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又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孔子刪詩贊易之文。與保氏所教。必更有異者。其間象形諧聲。似不得執許氏以論秦以前之經。况許氏閱八百三十餘年。又爲徐氏兄弟所增損。非復南閣祭酒之舊哉。僕常欲以前所云諸書。取其字

臚列之與說文相較。疏其異同。稽其形聲。以何為當。未敢沾沾焉。據說文而自足也。足下精深六書。幾三折肱。未審謂為然否。尙有以示我耶。不宣。

答許積卿書

得來書。知體中嘉勝。深慰遠懷。閱前後兩札。似研究說文之學。近為此學者。海內約有二十餘人。雖皆嗜古好奇之士。然有獵取數十百字。漫誇博奧。而詳說絕鮮。折衷指歸。究未盡一者不少。竊謂識字。所以讀經。說文之字。非必即同孔子之經也。魯恭王壞孔壁。得蝌蚪書。晉不準。發魏安釐王冢。得周書。亦蝌蚪文字。似孔子修六經所書文字。皆用蝌蚪。今考史籀石鼓。吉日癸巳。及薛氏鍾鼎款識。宣和博古圖所載。如齊侯之鍾。季嬭南宮之鼎。並與小篆迥別。乃欲執許氏之文。以

定五經之文。其果有當否歟。夫六書失傳久矣。今惟許氏說文最古。固學人所宜服膺者。然必謂說文之文本即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謬。已恐未然。况許氏之文。又為徐氏所亂乎。婆羅門書。兩漢時未入中國。故鄭君箋註。第曰讀若某而已。徐氏以漢唐後之切音。綴於漢人文字之下。亦寧有當歟。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往往四聲通用。今徐氏本切韻以定音。故如閨字。從門。門平聲。乃註如順切。璿字。從睿。睿去聲。乃註似沿切。所從之字之音如此。所切之聲如彼。畫四聲為鴻溝。毋乃益失古人之旨歟。愚常欲作說文之學。取羣經所有之字。說文所無者。其若干。周秦鍾鼎古文所有。說文所無者。又若干。然後總鍾鼎說文。辨其偏旁。審其點畫。以釐其異同。又取說文中象形者若干字。諧聲者若干字。形而

兼聲者。又若干字。其指事轉注假借亦如之。俾字體較然。字數劃然。惟公事殷繁。年將七十。精神潦倒。無以勝此。願吾賢少年。暇日攷定一書。推見漢以前文字之舊。杜囀啗而息。喧曉庶爲功於經者大矣。前示近詩。清峻排奐。上擬金風。亭長具體而微。黎君詩亦英挺。於嶺南三家中。頗近獨漉老人。可與仲則分道揚鑣。見時幸爲道拳拳之意。相見何時。惟善自愛。不宣。

答門人陳太暉書

得手書。詢究作詩之旨。何欲然不自足也。足下近體詩多夷猶沖淡。絜之唐宋間人無愧。乃欲更進於是。似不安於流俗所爲。可謂篤志之士矣。竊以足下所業計之。當先學七言古詩。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騰汗漫中。煙雲滅沒。魚龍吟

嘯。無所不有。經史雲煙也。龍魚也。以氣運之。以才使之。如是乃爲七言古詩之至。自宋人論詩。字錘而句斲之。近體稍有可味。視其古詩。寒儉蹇澀。如後山簡齋。均不免此。何以成大家。試觀三百篇中。風則柏舟。碩人。氓。小戎。及七月諸篇。小雅則天保。采芑。車攻。吉日。及正月雨無正。楚茨。甫田諸什。大雅則文王。皇矣。生民。崧高。韓奕。江漢。常武。及板蕩諸什。皆古詩之權輿。而頌之載芟。良耜。及泮水。閟宮。長發。無論已。離騷。九章。天問。招魂。作雅頌之後裔。啟杜韓之先聲。試皆詳說而熟復之。其不磅礴盤鬱。氣象萬千者寡矣。當今之士。捷取速化。爲能規之以杜韓。已適適然驚矣。又何能上溯風騷。本原經史。固知非篤志者。不足語於此。惟足下勉進之而已。案牘之餘。幸自努力。明日當從獵木蘭。草草不具。

與吳二匏書

昨承過訪。不值爲恨。足下留詩而去。屬以參稽攷正。其意若有嗛然者。旣而繙閱再四。風格老蒼。聲情抗墜。洵乎神似古人也。第其間有稍戾乎古者。敢舉以獻其疑。孔子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爾雅有釋親之篇。爾雅所無。必稽之諸史。及唐大家之集。而程式之。其餘書官書名書字。或書行輩。尤當各有所本。不宜沿俗所云。以資應酬之具。某攷晉宋五代人。以詩投贈倡和。率稱官稱名稱地。初唐人及少陵亦然。少陵於本支不稱姓。如弟觀舍弟濟是已。而杜位冠之以姓。非盡引以爲本支也。韓文公於友朋位卑而齒少者。及門人弟子。皆姓名並稱。如李觀張徹唐衢侯喜李翱皇甫湜諸人。是也有稱名又稱字者。孟郊也。有稱名又稱其行輩者。張籍張

十八是也。稱官不稱名。杜侍御鄭兵曹李司勳。稱行輩不稱官。李二十八。稱行輩兼稱官。崔十六。少府裴十六。功曹元十八。協律張十一。功曹是也。惟位尊者不名。如李尙書武相公裴相公馬侍郎鄭尙書李相公。蓋以尊台輔者尊朝廷。似不得謂之謔耳。及白文公詩。微之夢得敦實晦叔。稱字者多。蘇文忠公有官與字官與名並稱。有徑稱名者。有始稱名繼稱字者。大抵文章學問。以忠義相期許之友。皆稱字。然如王鞏以名家子。風流儒雅。輝映一世。乃名而不字。且謂欲其姓名見於集中。則品題矜慎之意。畧可見矣。而近之作者。信筆爲詩。亦信筆稱之。外姻之尊屬。同年之祖父。長官之親戚。牽率附會。羌無故實。蓋不待讀其詩而已。可嘔噦者也。夫字者所以尊名。有字不應號以代之。今置字不書。而惟號之行。雖三

尺童子莫不皆然。昔歸熙甫先生初不以震川爲號。及何震川稱此乃踵其稱。蓋古人矜慎如是。今豈可推而廣之。紛然囂然。以長浮薄之風耶。百餘年來。惟亭林漁洋竹垞三先生詩文稱謂皆有依據。爲承學者所當倣。今大作中間有沿俗例者。於詩固爲不害。第柳子厚云。萬一離婁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爲快。願足下留意焉。

答李憲吉書

足下承家訓。最嗜詩。工於諸體。今猶以七言律下詢。蓋深知此體之難者。大抵八句中宜一氣旋轉。而七字中又須一氣渾成。中兩對。工力悉敵。儷青妃白。無一假借語。又以沈鬱頓挫出之。其間自有淺深次第。斯爲合作。此體創於初唐。至老杜而獨絕。其中間有一句拘一二字者。乃是偶然。宋人因胸

無經史。窘於屬對。遂借以掩其舛陋耳。杜陵七律。以蜀相野老野望。朱櫻閣夜宿府。聞官軍爲最。字字響。句句諧。曲折變化。高華工整。而如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例此數十聯。隸事之準則也。後此義山似之。以籌筆驛爲最。又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玉璽不緣歸日角。歸帆應是到天涯。竇融表已來江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地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此日六軍同駐馬。他年七夕笑牽牛。諸句

爲中晚唐之冠。宋元亦莫有繼者。明初高季迪工此體。以送沈分司葉判官爲最。後則推何大復空同。特以雄渾稱。歷下特以神秀名。諫事俱莫遠也。明季推陳臥子。接以夏存古顧寧人。本朝推吳駿公。接以王貽上朱錫鬯。貽上永安宮殿一首。與季迪抗行無疑也。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不免失之祖率。楊誠齋加俚俗焉。查初白學誠齋。圓熟清切。於應世諧俗爲宜。苦無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氣象。特便於世之不學者。以是爲人所愛。若舉似臥子寧人。瞠乎後矣。然爲此者。在多讀書。經史諸子。撐腸拄腹。又熟讀杜李二家詩。深造自得。取之而逢源。沈鬱頓挫。其爲古合作也必矣。非足下無以發狂言。然竊自以爲至論。幸從此問途可也不宣。

覆倪敬堂書

來書謂聖教乃集狐成腋。爲右軍書之最粹美者。此碑楷模百世所不待言。董香光以爲懷仁自書。愚意集時故當小有潤色。若自書恐未必然。大雅集吳文墓志。何減聖教。卽棲霞寺承仙觀記。觀身經。雖已磨滅。間有明晰者。筆意亦佳絕。蓋原字本工。雖剪裁割絕。而終不掩其風神骨力也。然北宋初年。能書者無不法王。而汧陽普濟禪院解州鹽池新院所集。習氣可厭。不能如懷仁等之佳。豈時代先後流於翰墨。亦不無優劣耶。唐人於右軍似而不似。不似不假。而似如汝南公主。實際寺靈運禪師。皆有右軍一體。卽明徵君碑。筆意亦出於王。特參以褚法。稍加展拓。其外如窺基塔銘。乾符陀羅尼之類。均爲右軍別子。可因源以溯流。愚見所及。未審以爲何如。所惠龍井新茶。極香嫩。但灑水性烈。或稍損其韻致耳。不宣。

又覆倪敬堂書

來索唐高宗碑帖。篋中有萬年宮碑。今以奉上。高宗書。秦中不能多見。此外惟有李勣碑。亦係行書。高宗真是右軍法乳。欲學蘭亭聖教薦福寺者。非此無以入門。太宗好右軍筆力矯然。若其純熟處。或遜於高宗。自來書家於金石文字不能旁搜博采。故知高宗者絕少耳。然萬年宮帝書於永徽五年。時年二十七。正是壯年。筆力精到。至李勣碑。書於儀鳳二年。前後相距二十四年。高宗年已五十。筆下少有類唐。視萬年宮。較遜一籌。某家貞武碑。乃得之顧有常家藏。每字用蟬翼法。故波磔分明。用意處多了了可辨。若今秦人所留者。則皆模糊漫漶。幾不可復識也。如欲看再於閣報中奉寄如何。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某啟。秋帆制府執事。去冬武昌話別。忽忽半年。伏惟起居安吉。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編。惟舉要歷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即屬以校讐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繇富。攷據精密。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為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畧。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收採之宏富。而尤在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尚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

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褻婁。洪烈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剛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褒姒滅之。閹妻嬖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啟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訕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褻婁洪烈之習。千百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歟。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

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檣杌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蒞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軟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經王氏宗沐薛氏。應族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剛節。又文信國黃冠。脩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刪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伙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

聖明浩然孑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既無以爲勵而後無以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國通鑑間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媿嬰澳忍世俗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與孔洪谷主事書

某白慨自六經燼於秦火漢儒起而修明之承孔門諸弟子之傳似其師說人自爲書家自爲學沿至魏晉六朝不絕者如綫自貞觀中定五經正義而孟荀京虞之易學服氏之春

秋皆亡其尙可見者幸存於今之註疏爾注疏所言豈盡能質之羣經而盡合證之於諸子而皆通但當求之於理理無可疑卽與羣經不盡合無礙也惟其理有所難通然後采羣經以證之或采後儒之論以折中之是爲古人多闕疑博學詳說之旨然其難通者無多不必別自爲書也宋元後儒患在好著書取其偶有得而稍異者雜於中餘乃信手鈔撮不云本自何人是後儒之通患也僕易宗王氏詩宗毛鄭氏周禮宗鄭賈氏此後宋元儒先之說及已有所見者采之附註於章末以庶幾於信而好古之謂今先錄周易一種附呈惟有以教之某頓首

與汪容夫書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

不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孟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歷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似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絕質多聞爲富始於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絃緯其後孔氏冲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常侈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蓋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圓邱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禘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祀禴烝嘗四時之祭定於

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大清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之且以光武崇讖緯故耀魄寶靈威仰五天帝皆宗緯說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皆未備實有難通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慥慥之至意若於每經中舉數條每註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侈淵浩以資談柄是躡等速成誇奇炫博欺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又聞顧

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做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廣陵多聰穎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務躐等。速成矜奇炫博之學。則幾矣。某白。

春融堂集卷三十三終

春融堂集卷三十三

青浦 王 昶 德甫

論

經義制事異同論

御試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其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為異。以為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繆戾于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為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

于秦火。漢儒倚撫撥拾于煨燼中。為之箋解訓故。貫串鈎穴。功亦可為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為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遂判然為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于異說。而諸儒之迂疎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治事為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盡掃管商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為造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抑亦將以不嫻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于

迂疎無用。而聖經終以虛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為業也。惟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考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為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許世子論

歐陽公春秋論謂趙盾實弑其君。胡氏引司馬昭賈充為比。而錢氏汪氏發明之。歸獄于盾。固灼然無可疑者。惟許世子之獄。見於三傳甚詳。而歐陽公亦以為實弑。諸儒因之。其論互出。而不得其平。夫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之經也。又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子嘗藥。慮藥之有毒也。若醫之用藥。當與不當。人子固不得而知。故既知嘗藥矣。又求醫之傳三世者。以為其技熟。其方審。然後令之醫。所以教人子敬慎。

之至也。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者日三。有不安節。內豎以告。上食必在。古人事親皆如此。不獨樂正子春爲然。故父母起居飲食。子無所不用其極。而況于有病。有病而進藥乎。左傳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云者。謂非醫之藥。而太子之藥也。藥出於止。則知其性。識其味。止之弗嘗也。信矣。當是時。國君時疾。非篤疾也。一旦飲藥以卒。國人惶駭。必皆謂謀其位以弑其君。執簡之史官。直書之以赴於四方。孔子遂因赴告之辭而書之。且爲子者。以藥殺父。卽謂是過。非故止亦不得辭其死。孔子雖知止無欲弑之心。異於商臣蔡般。而安得原之。謂與操刃進毒者殊科。而別開其例。蓋止雖非實弑。而不能改其弑之名。以是爲人子之大誠。亦春秋之大義也。若夫弑君而賊不討。不書葬。而公羊傳云。經書葬許悼公。

是君子之赦止。竊謂不然。凡作逆者。立其位而葬其所弑。因以掩其弑之名。是元惡大憝。理法所必不容。故不書葬。若止者。與位於其弟虺。奔晉不踰年而死。則悼公之葬。虺葬之。非止葬也。止葬不宜書。虺葬何不宜書。悼公之葬。所以見于經。而非爲赦止也。至求藥必良醫。而許以前冬爲楚遷於白羽。距悼公之病。未及半年。白羽僻陋。固未必有良醫。而止初至其地。亦未知醫之孰爲三世者。是以妄進藥而不顧其患。卒之哭泣歎粥。盍不容粒。而無能改於其惡。故左傳謂舍藥物可也。蓋以醫而無良。與藥不可信。寧舍藥而不進。所謂未達不敢嘗也。其勗人子侍疾之必慎。意深遠矣。

漢文帝論

漢高祖堅忍好殺。疑其不足以貽子孫。享國長久。卒歷十二

帝祚二百餘年。由文帝休養之功爲多。蓋自周衰東遷。五伯迭興。百姓苦於戰鬪。至七國始有甚焉。秦之帝也。不過四十年。浸尋迄楚漢間。喋血無虛日。民生之倒懸憔悴。五六百年於此矣。文帝自代來。見天下之易亂而難治也。而周勃灌嬰輩以行陣老。益厭言兵。於是務寬厚。崇清靜。惇恭儉。以爲休養生息之計。廷尉以張釋之。更秦苛法殆盡。任張相等。長者而嗇夫。謀捷給之人。斥弗取。匈奴入犯。整軍以禦之。出塞乃已。尉陀倔強南越。卑辭遜語以屈之。雖以賈生流涕太息。欲縛中行說。削七國地。帥天下以整齊嚴肅。帝猶恐其紛更擾動而不之用於。是乎。安靜無爲。漢之元氣始固。夫是時周亞夫劇孟之徒。善將兵。非遜於衛青霍去病楊僕諸人也。陸賈之徒。善馳說。非遜於張騫唐蒙諸人也。而文帝卒不之

使以爲天下已寧矣。百姓苦戰鬪已久矣。撫循之安輯之。足以爲治。不然。驚遠畧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續爾。文帝不忍爲也。文帝惟不忍爲。然後百姓之戴漢也。益堅。故雖以武帝踵其後。連兵三十餘年。中國騷然。而百姓猶不忍以亂且叛。不然。高祖所爲。岌岌不終日之勢也。何能享國長久如此。雖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殘刻。啓之。景帝之殘刻。文帝使鼂錯爲家令啓之。則爲文帝者。其於佑啓之道。惜猶有所未盡也夫。

太元論

昔揚子雲作太元以擬易。諸儒稱之衆矣。然元自爲元。可以元準易。則不可考。其所爲太元。以元統三方。以一方統三州。以一州統三部。九州統二十七部。以一部統三家。二十七部統八十一家。九家分上中下九等。一家九贊。共七百二十九

贊以二贊直一日。一家直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贊。直周天三百六十四日半。尚餘半日。及四分度之一。日法八十一。半日餘四十分半。又四分度之一。餘二十分強。其少六十餘分。乃立騎贏二贊補之。猶易之卦氣也。以太初歷法推冬至起于中。日在牽牛一度。紀元自甲子至甲辰。甲申重起。甲子凡四千六百十七歲。元有三統。每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統有三會。每會五百十三歲。會有二十七章。每章十九年。七閏皆無餘分。以七十二策直一日。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周天之數。自中至事爲天元。自更至昆爲地元。自減至養爲人元。猶易當期之日也。其用策以天地人爲十八倍之。得三十六法。六六之數是爲泰中。以准乾策筮之。則分爲二刻。左右各三搜之。七其三爲一。八其三爲二。九其三爲三。置餘數

數正數八揲而首名以定首。有陰陽從陰陽。生晝夜從晝夜。推休咎以四方七宿所屬之五行。而驗其與首異同。定從違焉。猶易大衍也。八十一家中。不易有九。中增彖迎度吟。曹勤曰。反易者七十二合而觀之。止四十五家。配五九之積。猶易反對也。首準易畫贊準易爻測準易象文準文言攤瑩規圖告準上下繫論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是無往不擬易也。其推步之法。取諸洛下閎用卦直日之法。取諸京房以卦定歷。尤子雲造元之本旨。然卦氣六日七分。除四正卦外。合六十卦計之餘。四百二十分。四百分足五日。又二十分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強法至精密。而元所少五十四補以二贊。贊例值一日八十一。則又餘二十七積之一章。歲中應餘二百四十三分。一會中應餘八十一日。而四序已

失位矣豈若卦氣之當哉范氏望以來釋元準卦其以二家兼一卦者十有七礮閑爲屯上于爲升羨差爲小過達交爲泰與僖爲需永常爲恆格夷爲大壯務事爲蠱密親爲比彊睟爲乾大廓爲豐逃唐爲遯唵守爲否晦曹爲明夷止堅爲艮失劇爲大過勤養爲坎自吟守至晦曹閱三家始有兼卦自達交至與僖相接而用兼卦務事至斷彄隔一而用兼卦相次相配之法又未能齊整也且旣準卦氣坎離震兌應以主時不復當直日用事乃勤養準坎應準離疑準震沈準兌又何說歟夫欲去四正之卦必取三十六家兼以配十九卦而後可然卦以六日七分家以四日四十分強術已各異故如礮閑配屯屯起女四度十四分終十度二十一分而礮入女二度終女六度之半閑入女六度之半終女十度是女有

二度在屯前非屯所值矣與僖配需需起奎一度五分終奎五度之半僖入奎五度之半終奎九度是奎有二度在需後非需所值矣又樂入胃四度之半終胃八度爭入胃九度止胃十三度之半正春分末候清明初候也故大衍歷以豫內卦終末候外卦起初候若兼爭于樂以配豫則爭乃準訟義與訟乖專以樂配豫因專舉豫以屬春分則豫于末候僅有一日三十九分餘皆入清明節氣於義於時兩何取焉夫子雲覃思渾天將以窮天地日月五星之運律歷經緯之術而以易準之奇零參錯如此故吾曰元自爲元可以易準元則不可也若夫洛下閎測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裝八畢十一度當終十五度之半衆起十五度之半當止參二度而朱氏震雷氏思齊皆沿其誤至兼永常爲恆中間以度則舊本

傳寫之失也

馬謖論

戰陣之畧以制敵應變為上而空言無補焉趙括善談兵卒有長平之敗馬謖好談兵卒有街亭之失夫趙括一統禡子至馬謖則馬氏五常之一也史稱其才器過人武侯亦相器重南征時所為攻心為上攻城為下者用其言遂以平孟獲而定南中計議洵有過人者哉且街亭之失亦非甚失策也乘高者勝兵法所誌前則有許歷之據山而秦敗於關與後則有唐莊宗之爭土山而梁敗於德勝謖亦非甚失策也獨惜水道之絕竟為敵人所乘無一策以救敗諸州內應之機一失不可復得是可嘆耳觀其與武侯書謂深維殛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雖死無恨於黃壤謖固自服其

罪而武侯刑罰之公使之心折為不可及矣乃習鑿齒謂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此因蔣琬楚殺得臣之言而附會其說耳不知武侯之殺謖法也亦勢也當時楊儀魏延皆跋扈之將非紀律嚴明何以馭之且廖立不必廢李嚴不必降為民也孫武戮宮中之女魏絳誅楊干之僕刑罰明則紀律肅自古皆然又何疑於武侯蓋武侯之出祁山不用吳懿諸人而用謖者一時諸將無出其右用謖敗用他人未必不敗其謀歷年有功則用之有罪則誅之治國治軍之法豪無足怪陳壽謂武侯不聽先主之言此有意抑之坐以不知人之實耳吾以為不然

阮籍論

晉承漢魏喪亂之後。士大夫知名節者罕矣。如王敦祖約桓
溫諸人。不惟不斥為叛臣。轉從而誇美之。是以忘阮籍之為
逆也。晉人于竹林七賢。尤推籍。吾謂籍者。特以狂名欺世。而
世皆為所欺耳。何以徵之。史稱司馬師時。公卿將勸進。令籍
為其辭。籍方醉。使者以告。據案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籍
之情。益見於此矣。司馬之篡魏。其勢已成。有籍亦篡。無籍亦
篡。而籍必不可為之。文籍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而籍由
尚書郎為高貴鄉公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此豈可以事二姓
者。當其辭曹爽之招。明知三馬將食槽。而要結于師之兄弟。
至甘心勸進。而不惜。史又稱籍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
內。朝宴必與其為。司馬腹心。蓋去賈充成濟一問。師謂嗣宗
至慎。詩揚之水。曲沃將弒昭公之作也。曰。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所以為至慎也。嵇康亦謂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幸大
將軍保全之。亦知籍為私人也。觀師之醜。鄭小同。其保全籍
也明矣。鍾繇書大饗受禪碑。歐陽公尚斥為無恥。至籍以文
章翰墨。助篡逆之謀。諛之以阿衡。媿之以周呂。且託之于酒。
以見其才。以飾其蹟。無恥孰甚焉。無所改竄者。蓋籍與司馬
父子兄弟。包藏禍心。謀移魏祚久矣。其文宿構有年。藏之肺
腑。乘時而出。非果率爾操觚。以應命也。世以狂而癡目之。又
以醉而忽之。又以詠懷詩而重之。不知道為所欺。孔子謂狂
而不直。今之狂也。蕩如籍。所謂蕩者。非歟。若以放棄禮法。與
竹林七賢同類。而譏。豈足以蔽其辜哉。籍遇孫登。商畧棲神
道氣之術。登置而不應。亦識其為逆黨。故不屑與之言。而蕭
統收其詩文。入諸文選。吾故曰。六朝之士大夫。罕知有名節

者此也。

王羲之論

尚論古人之品。必觀其性情。而性情之純駁。由其好惡定之。若使拂人之性。則雖文藝甚工。聞望甚重。論者猶將指其失。以爲戒焉。晉王羲之之書法。古今第一。好書者併其品而推之。觀夫諫北伐。陳運漕。似卓然有高世之見。開濟之才。獨惜其性情好惡之偏也。史傳稱羲之宴集于蘭亭。羣賢有詩。羲之自爲之序。或以比于石崇金谷。聞而甚喜。夫崇何如人也。任俠無行。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又與潘岳諸人。諂事賈謐。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此其人于天下。始如蛆蠅糞穢也。相提以論。宜慙然慚。怫然怒。而引以爲重。侈然自喜。陋矣。又傳稱王述少有名譽。羲之輕之。及述爲揚州刺史。恥爲之下。求分

會稽爲越州。大爲時賢所笑。又因述檢察刑政。稱病去郡。夫述夙以安貧守約。清貞簡貴。聞至折桓溫遷都之謀。拒坦之求婚之請。志節凜然。有大過人者。是時溫據上流。勢將跋扈。尤宜仿廉蔣之義。同心協力。以備不虞。而屢因私隙。去官以避之。誓墓雖堅。乖于大義。終難與恬退者同論矣。夫君子小人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也。使羲之幸而枋用。以其性情好崇。則類崇者進。惡述則類述者退。意旨所分。關於人才之消長。國是之治忽。豈鮮也哉。蓋西晉貴戚世家。習于驕侈。如何曾王濟咸以豪華相尚。經兵燹喪亂。而其風未熄。故羲之不免忻慕于崇。與卞壺斷裁切直。爲諸名士所少。羲之于述亦猶是已。自來文藝之士。風流自賞。多遠于忠義廉潔之爲。若褚遂良之直諫。顏真卿之授命。蔡襄之自守。固曠世而一覩也。

唐文皇酷嗜義之書。史臣立傳稱制以爲贊。而僅道其精研。篆素盡善盡美。其他皆不及焉。殆亦意有所未滿者歟。

唐宋兵制得失論

從來治國者。莫急於治兵。君任良將。將馭精兵。有可強不可弱之氣。然後國家久安長治。不當襲寓兵於農之迂談。以誤國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以爲強。則饋亂而蹶。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恭以亡。說者謂唐之制。以府兵爲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團主相統治。此制馭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爲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法。此戍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則折衝。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毅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軍有坊置主一人。以課農桑。此勸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畧有

似焉。而不知唐兵之強。不在此。愚常考太宗之置禁軍也。擇善射百人爲二番。又選材力驍壯者置飛騎。試而取之也。甚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秩然有條。故橫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初年。廢府兵。置彊騎。各衛軍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俚獲車鼻。裴行儉斬泥孰。王孝傑破泥孰。侯斤。此時兵號最強。李林甫停上下魚書。童奴侍官。習爲翹木扛鐵。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軋犖山得以擁二十萬之衆。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卒。秉節鉞以鎮要地。聚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鴈。銀槍効節。感私恩而致其命。始也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紆干凍。雀國遂以亡。故曰失其所以爲強。則蹶也。若宋之兵。不然。開國之初。曹彬潘美皆大將才。而未足以當一耶律體歌。寶元時韓琦龐籍皆名臣。而

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歷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曙王繼英嘗言驕惰悍慢率不可用。迨道君將童貫而闕額至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誰能支之。南渡後兵半入於盜。半死於戰。張愨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敵靡有子遺。自樞密院頒教閱之法。而宿衛稍強。自左右翼親自教戰。而外軍亦少震。故大敵巨盜。內外交訌。吳韓劉岳諸人猶能屹然。壯東南半壁者。此也。咸淳間招平民爲兵。取充數以覲賞格。兵制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遼人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禿魯華諸軍。內有四怯薛諸軍。戰勝攻取。電激風發。卽西夏僻處銀綬。而十二監軍六班十部之設。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恭之兵當之。宜其始而納幣。繼而拜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善。莫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彎弓南下者。馭將之善。莫如宋。三百餘年。叛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威震邊關。詔書甫下。解職趨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之亂。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論兵者。舍宋取唐。知人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宴然而國家有可強不可弱之勢矣。

續復讐論

自唐徐元慶手刃父讐。束手歸命。陳伯玉請誅之。而旌其閭。柳子厚駁之。宜矣。柳子云。誅其可旌。是謂黷刑。旌其所誅。是謂黷禮。旌與誅莫得而並焉。然卒無以全孝子。而并全國法也。夫世之殺人者。其事恆見。其情不一。平居里巷小民互相

仇殺果出於謀與故歟。是法所不得貸也。等而次之。則往往出於寬典。然寬典不可以例孝子之心。何則。國家立法。以天下爲準者也。罪雖當死。而反覆推求。或有一綫可原。畧加寬貸。以示竝生竝育之仁。至人子以父母爲準者也。父爲人殺。而人不得麗於殺。椎心泣血。早夜呼憤。固有不能已於頃刻者。卒然相值。猶緩其報復之心。徐推其殺父之故。且原國法之已盡。而任大仇之在前。此必非人子而後可。苟爲人子。未有不投袂而起。義不反顧。事不旋踵者。記云。父母之讐。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明教以讐之必復矣。執法者因而原之。是法之所已生者。而仍不得保其生。勢將廢法。因而殺之。是殺處心積慮。爲父報仇之孝子也。殺孝子。不可以爲天下訓。然則。何以全孝子。執法者于此不幾于兩窮哉。吾嘗考諸唐律疏議。有殺人移鄉之條。文曰。諸殺人應死赦例移鄉。律又云。若死家無期以上親。或先相去千里外。不在移限。蓋世容有不盡償命之人。而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旣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自不可再殺報仇之子。是以令曾殺人者。避諸千里以外。孝子卽知仇人尚在。而無所見。以激其悲憤。則倖而生者。終得生全。而孝子不致罹于慘法。此全孝子。而并以全國法。仁之至。術之至善者也。或其人自恃凶悍。藐視諸孤。猶復來往故鄉。以鳴得意。則搥其胸。與孝子又何誅焉。然此律蓋不始於唐。兩漢豪俠之流。多有避仇者。是以沿而載之耳。吾怪伯玉子厚。宜皆深明國典。乃於永徽初年所定之律。不加省察。而徒爲此紛紛也。

王安石論

宋之天下孰亡之曰亡於王安石。安石曷以亡宋曰安石引呂惠卿。惠卿之徒因而引蔡京。童貫。朱勳。郭藥師等。遂迄宋祚。故曰宋亡於安石。考安石之心非欲以亂宋也。恃其學之博。逞其說之偏。欲以富國強兵爲要。結於君之術。知其說其備。不爲諸君子所許。乃引惠卿之徒以助己。夫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而鸞梟之不並栖也。小立於朝。君子必恥與同列。不待其搏擊排擠。固將望望然去矣。且君子剛直。小人和柔。君子木訥。小人便給。君子疎闊而迂緩。小人周密而敏捷。君子方正而誠一。小人工巧而變詐。有是數者。故君子同小人事。必形其拙。君子與小人爭。必至於敗。君子敗。則君子之類悉以去。不去則竄逐。誅戮隨之。爲小人者。乃得悉引其羣。以踞於朝廷之上。此其人皆貪墨無

行。頑鈍無恥。以游被寵遇爲榮。以旦夕得志爲樂。以富貴權勢聲色貨利爲娛。於祈天永命之謀。子孫黎民之計。非獨見所不及。卽及之。亦嗤以爲愚。且拙而必不肯爲。浸淫久之。社稷安得不危。國家安得不覆也哉。宋太祖以仁厚取天下。洎乎真仁兩朝。益務爲寬大簡靜。以培養天下元氣。故人才之美盛。未有過於此時者。至徽欽之際。前後左右皆匪人也。豈非其最著者。竄逐誅僂以死。次者亦皆行遜伏匿。而不出歟。遜之否。否之剝。於是敵國外患。集於眉睫之間。無一君子爲之奔走禦侮。蒙塵北狩。致命徇國之君子。惟李若水一人。轉爲金人所笑。推其禍首。蓋由安石引用小人。以馴致於此。吾故曰安石之罪。莫大乎用小人以亡宋。而新法病民。次之。雖然安石詎不知惠卿之徒之爲小人。彼欲行新法也。堅因以

春融堂集卷三十三
引用也力。始於自是。中於自私。卒於自用。其漸遂以亡天下。如是而猶欲爲安石訟寃。則吾不取。

張浚論

建炎以後。稱中興賢相者。以趙鼎李綱張浚爲首。愚以爲浚。非君子也。不得與趙李比。蓋宋當南渡之時。京湖川陝。宴然無恙。桑仲臧方。李成諸劇盜。猶未縱橫于境內。而兩河豪傑。枕戈礪刃。以從義者。所在多有。天下形勢。尚可爲也。高宗宣撫之任。行便宜操黜陟。以軍國重事付之。而乃剛愎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于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氣沮喪。譬猶大病之人。復以銜刻之藥投之。元氣殆盡。幾何其不至于死也。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爲已任乎。則曷爲而劾李綱。綱也。忠勇果烈。能楮柱于孤城。

危急之餘。旣爲僕射。而張所之招撫王瓊之經制。宗澤之留守。布置歷歷。確有成算。蹟其殺宋齊愈。及召募軍士。所以爲國計者甚大。浚借以斥其罪。其意安在。且浚爲辛炳所劾。落職久矣。自趙鼎勸親征。而召之福州。起爲宣撫。因一呂祉之事。擠而去之。鼎盡薦賢爲國之美。浚乃入朝見嫉。宋室中衰。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傾軋之。專權固位。桀驁自雄。其心尤有不可問者。他如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曲端。麟。瓊。劇盜也。任之而拒岳飛。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李顯忠。顛倒失措。好惡拂人。故三督師而敗。衞良臣。絕跡於內。良將離心于外。士卒糜爛于疆場。宋之天下。有可爲而卒至于不可爲。皆浚有以致之也。愚以爲其材甚庸。其識甚闇。其性甚妬。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生平勲業德行。無足紀。

者。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噤口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其果然乎。或以其不主和議。嘉之。夫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

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噤口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其果然乎。或以其不主和議。嘉之。夫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噤口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其果然乎。或以其不主和議。嘉之。夫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

春山堂集卷三十三終

